

忻州直隸州志

定生題



忻州志卷三十七

知忻州直隸州事方戊昌編輯

藝文上 奏議 贊辨 記序 傳跋 碑誌表 揭

諫伐交趾疏

阮劉 宣

連年日本之役百姓愁戚官府擾攘今春停罷江浙軍民
歡聲如雷安南小邦臣事有年歲貢未嘗愆期邊帥生事
興兵彼因避竄海島使大舉無功將士傷殘今又下令再
征聞者莫不恐懼自古興兵必須天時中原平土猶避盛
夏交廣炎瘴之地毒氣害人甚於兵刃今以七月會諸道
兵於靜江比至安南病死必衆緩急遇敵何以應之又交
趾無糧水路難通無車馬牛畜馱載不免陸運一夫擔米
五斗往還自食外官得其半若十萬石用四十萬人止可
供一二月軍糧搬載船料軍需通用五六十萬衆廣西湖
南調度頻數民多離散戶令供役亦不能辦况湖廣密邇
溪洞寇盜常多萬一姦人伺隙大兵一出乘虛生變雖有
留後人馬疲弱衰老卒難應變何不與彼中軍官深知事
體者論量萬全方畧不然將復蹈前轍矣

諫征日本疏

近議復置征東行省再興日本之師此役不息安危繫焉
咬都建伐占城海牙言平交趾三數年間湖廣江西供給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一

船隻軍需糧運官民大擾廣東羣盜並起軍兵遠涉江海瘴毒之地死傷過半卽日連兵未解且交趾與我接境蕞爾小邦遣親王提兵深入未見報功峻都爲賊所殺自遺羞辱况日本海洋萬里疆土濶遠非二國可比今次出師動衆履險縱不遇風可到彼岸倭國地廣徒衆猥多彼兵四集我師無援萬一不利欲發救兵其能飛渡耶隋伐高麗三次大舉數見敗北喪師百萬唐太宗以英武自負親征高麗雖取數城而還徒增追悔且高麗平壤諸城皆居陸地去中原不遠以二國之衆加之尙不能克况日本僻在海隅與中國相懸萬里哉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二

敬陳清丈四事疏

國朝

楊敬儒

爲敬陳湖南清丈之利弊以增

國賦而裕民生事臣具官臺末學識迂疎不敢以懸揣臆見屢煩

宸聽伏念作吏楚中時民情之休戚久已有懷入

告今幸叨言路敢不罄摭所知以仰體我

皇上一方南顧之念乎切惟湖南經吳逆兵燹之餘荒熟混冒賦役不均茲蒙

特允撫臣題請概行丈量仁政必先經界生民之福也今大丈一舉利弊交集在上者馭之太縱官吏易以叢好在

下者求之太急閭閻又必滋擾今開丈伊始謹縷列五款以備

皇上之採擇焉一曰禁委官以省騷擾府佐閒員平日垂涎州縣匪朝伊夕一經委任則供應浩繁開丈押冊之間皆有常禮兼以坐守催提春丈必妨農務夏丈必損青苗百姓之騷擾不堪言矣今惟禁止委員令州縣官自行清理乘民便而假時日則地方安靜之福也一曰寬隱匿以消嚇詐報荒歷年已久山野愚民開墾私種者十或一二倘不肖官員指欺隱公田名色乘機追究將

朝廷清畝之典實開貪蠹網利之途矣請明爲申令概許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三

出首免罪於現年起科有司不得再加勘問則人皆樂報隱匿盡出也一曰豁賠賦以甦積困當年報荒之時權操里長賄賂公行富者指熟爲荒貧者誣荒爲熟甚至產無立錐而錢糧虛賠者有之矣今幸逢大丈使田多糧少者有增而有糧無田者不減甚非所以恤窮民也且履畝踏勘荒熟有無瞭然在目請將實荒與無田者確查除豁斯積困一甦而窮民之子孫盡被

皇恩也一曰簡冊籍以杜科派上下書役通同一氣事關錢糧每假駁冊爲由一駁則曰格式不正再駁則曰總撒不符及需求遂而竟東高閣矣冊費所由滋派今請丈明

之後花名細冊在本州縣存案其報上文冊祇開原額清
出總數冊頁既少所費亦廉州縣官可以自備庶幾奸吏
不得藉事生風矣一曰減則例以勸開墾報荒之先後不
齊額有新老二種新荒日淺今已漸次全開至老荒田地
或侵入湖港水落見而水漲復沒或長成榛莽今年去而
明年又生如責以原額用工甚苦獲效甚遲百姓所以畏
縮不前也請嗣後老荒田地概以下則領墾明示以六年
起科之例庶勸墾者衆野無不耕之士矣凡此數端誠使
身任地方者能以實心行實政則事可不煩民可不擾上
之隱漏盡闢而惟正充下之賦役式均而包賠息湖南一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四

路農桑樂業咸鼓腹於盛世和恒之化也臣從

國計民生起見字稍逾格如言可採伏乞勅部議覆施行
請均楚南鄉試疏

爲請均楚闡南北科舉之額以勵人才而廣教化事竊惟
上天之生才原不擇地而帝王之取士必隨其方我

國家崇尚經術三年賓興莫重於科舉較省之大小額數
之多寡且一省中間有區別如順天則號分夾旦秦省則
另編聿丁隨地求才因才効用總欲使滄海無遺珠而方
隅悉被文教化也獨是楚闡南北之間則不能無議者查
通省舊例額中舉人五十三名自分藩以來隸湖北者八

府隸湖南者七府二州其地方之大小士子之衆寡相等也乃秋闈大比入殼者皆鄂黃漢沔之士而湖南一省每科不過五七人此五七人者盡在岳屬至長沙數郡寥寥不聞焉

輦轂之下方人文輳集而湖湘京宦絕無一人楚南文運之不振至此極矣伏思我皇上作人雅化遐邇率俾臺灣且設師儒琉球亦遣入學文治之光華迥越今古而顧此中士數千里間人才零落教化不興豈非今日所宜亟講者乎况湖南固昔所稱材藪也遠不具論卽如故明夏原吉李東陽劉大夏等皆表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五

院

表名臣而濂溪周子有宋一代大儒鍾生其地今岳麓書院宸翰輝煌登講堂者生徒雲集正多士奮興之會尤當格外引掖以開其功名之路者也臣請於南北兩省三分五十三名之數以二分取之湖北以一分取之湖南其編立號卷一如京闈監分南北之例遠近兼收而多寡不至於太懸抑臣更有請者楚闈偏望鄂渚湖南衡永諸郡有遠至二千餘里者洞庭之涉歷旣險而寒士之資斧維艱故入闈之數在北者十恒八九在南者十僅一二應之少而欲取之多不可得也岳屬全書額載科舉盤纏一項歷年

係除荒支熟請嗣後湖南所屬俱照額全給俾得沐
皇上破格之仁恩庶幾有志之士咸踴躍以急功名不至
望洋而抱璞相泣乎從此鼓勵日加英才日出臣不敢謂
江漢有名賢而湖湘無奇士也臣因培植人材起見仰祈
勅部議覆施行

請釐剔湖南漕糧積弊疏

題爲請剔湖南漕糧之積弊以上充

天庾而下恤民膏事竊惟軍國之大計莫亟於漕糧而民
依之艱苦亦莫甚於漕糧况湖南數郡幅員遼濶涉厯洞
庭輓運尤爲况瘁而積年收稅之際其弊有不可勝言者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六

一苦於稅軍之才橫一苦於領運之措勒

朝廷設立運丁一軍九幫行月原有常典乃運期一至額
外橫生未稅則水腳舡夫花紅酒席等項每石不下二錢
方稅則十斛必有三尖七斛仍高二寸繼以八兩八石四
兩四石之名按舡增派百姓斂跡而不敢視官吏隱忍而
不敢呵此稅軍才橫之害也漕米稅完之後例取實收乃
領運二弁把握居奇陋規一日不送則實收一日不發且
爲之危其詞曰風波不測賠補責在經徵有司以考成攸
關不得不吞聲應命而濫擲金錢疇非斂自民間乎此領
運措勒之害也查每年開稅調衛守備二員名曰監稅實

爲翼虎在彼以漕臣鞭長不及惟視撫臣寬嚴何如耳再請

勅下撫臣如有仍前怙惡不悛者卽將監稅衛宮立刻題
叅究以鈐束不嚴失察犯贓之罪庶稅運各弁有所忌畏
而稍知自戢乎至於省不亟之浮費以杜侵食之弊源者
其說有三一較斛之陋規宜革也開征必頒制斛然而一
年一換糧廳道府衙門重疊非盡飽吏胥之腸則孰閣不
下是防重斂實以滋吏蠹也請下令有漕州縣選堅木製
鐵葉釘裹赴道驗正後鑄以年月花押嗣後遞年徵收準
爲定式則一斛可數拾年不變而假公營私之弊絕矣一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七

樣米之常例可省也漕糧上關國貯潔白乾圓始免沴爛
故竹木二桶預解京淮所備查驗也然呈樣不過虛文而
舡艙未必一色爲經承者動指京淮二費爲名則科派緣
地而起矣臣以爲宜停此例惟令過淮抵通逐舡細驗與
其憑一袋之米而龠合難概邱山何如驗全船之米而顆
粒無非珠玉乎一官倉之修理宜亟也湖南郡邑倉庫蕩
然一空催收寄頓總操於里長之手官與納戶無從見面
也因而包攬折乾無所不有及臨脫周章懸歉纍纍而官
民交病矣今使之設法建倉花戶親納則里長無權貯米
在官則民房不賃計省二年私收之濫費卽可成百年不

朽之困廩矣大抵漕糧一項國計民生所關甚大官吏省一分之費則百姓霑一分之恩司漕政者所當亟力釐剔也

請恤旗下奴僕疏

爲推廣熱審之例以下恤殘類而上善

皇仁事切惟國家治刑之典死罪以下莫重於軍流故每年熱審之期減等發落所以順時令而布寬政也我皇上御極三十年來泣罪解網曲宥天下之罪人者無慮億萬乃若旗下奴僕一經主告卽發遣甯古塔雖遇熱審例不減等竊以爲此等犯人近在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八

輦轂之下疇非赤子其情更有可憫者彼投荒遠竄跋涉窮途飢寒困頓萬死一生較內地之軍流更苦也且拋離妻子疾病無依生爲隻身死爲孤鬼較僉妻之軍流又更苦也罹茲典者自必情罪允當始可以服其心而無怨乃臣見刑部舊例不過憑本主送呈一紙或曰飲酒生事其生事之款不開也或曰行凶作惡其作惡之迹無據也主立於前僕杖於下惟不敢置一辨而發遣之爰書已定矣主人之性情不一而奴僕之蠢愚甚多焉知無一時之偶錯觸一時之盛怒忽捏虛詞以正其罪乃經官論定而悔不可追者乎此固情之大堪憫者也况熱審一條乃

皇上好生之大德四海九州之內一應治罪莫不共沐
恩全卽別犯流徙甯古塔尙陽堡者俱得從寬減等而獨
此無知臧獲不得轉容於光天化日之下猶非以昭

聖恩之廣大也臣愚以為主僕之名義本屬甚嚴然皆主

桀驁者無論已其餘以生事作惡呈送者務須開明款件
或有舊案可稽或有指證可據審明而後議遣至每年小

滿十日以後俱得照軍流人犯之例減等鞭責既可以懲
從前之過犯亦可開將來之自新而

皇上一視同仁之化無間於遐邇矣目今入夏亢暘時勞

宵旰臣仰惟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九

聖治光華之下無闕可縫而祇此區區之衷上干

宸聽或亦感召和氣之一端也

何曾謚議

晉 秦 秀

故太宰何曾雖階世族之亂而少以高亮嚴肅顯登王朝
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科尹模此二者實得臣子事上
之概然資性驕奢不循軌則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
赫師尹民具爾瞻言其德行高峻動必以禮耳卽明有言
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大晉受命勞謙隱約曾受寵二代
顯赫累世暨乎耳順之年身兼三公之位食大國之租荷
保傳之貴執司徒之均二子皆金貂卿校列於帝側方之

古人責深負重雖舉門盡死猶不稱位而乃驕奢過度名被九域行不履道而享位非常以古義言之非惟失輔相之宜違斷金之利也穢皇代之美壞人倫之教生天下之醜示後生之傲莫大於此自近世以來宰相輔臣未有受垢辱之聲被有司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曾者也周公弔二季之陵遲哀大教之不行於是作諡以紀其終曾參奉之啟手歸全易贊而歿蓋明慎終死而後已齊之史氏亂世陪臣耳猶書君賊累死不懲况於皇代守典之官敢畏強盛而不盡禮管子有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十

貶是則帝室無正刑也王公貴人復何所畏哉所謂四維復何寄乎謹按諡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曾之行已皆與此同宜諡繆醜公

賈充諡議

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爲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鄧養外孫苜公子爲後春秋書苜人滅鄧聖人豈不知外孫親邪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又按詔書自非功如太宰始封後如太宰所取後必自己出如太宰不得以爲比然則以外孫爲後自非元功顯德不之得也天子之禮蓋可然乎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禍門諡法昏亂紀度曰荒

請謚荒公

七子贊

明李濂

補袞無功批鱗蒙難殿廷耆宿邦家楨幹許身靡它薦士弗惑亡不越境濡滯宗國

右趙宣子

忠貞弗嗣吉人是倖矯擅弗誅凶人是肆片言悟主枯木葳蕤九原遇盾無愧心知

右韓獻子

贗孤文葆我其彰之真孤巖谷我其藏之越十五年趙宗復競慷慨長辭下報宣孟

右程嬰

立孤實難死孤非易心貫金石道兼義智屠兵晝馳闔門受戮千古荒墳夕陽麋鹿

古公孫杵臼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十一

靈公仇諫呼癸噬之踏階趨走彌明斃之侍宴執禮臨變進規棄人用犬後世奚師

右提彌明

寢門既闢盛服將朝危坐假寐空庭寂寥賊賢匪忠棄命匪信碎首於槐英標萬仞

右鉏麇

卿也於畋翳桑之地哀彼尫羸遺之簞食倒戟禦難問名不對桓桓烈夫豫生之配

右靈輒

元遺山真贊

元郝經

其才清以新其氣夷以春其中和以仁其志忠以勤不啻蔡辛與坡谷為鄰歌謠慷慨喜氣津津唾玉噴珠看花飲醕而乃蕪香讀易坐席凝塵假耶真耶嗚呼復幾千年更

有茲人也耶

周忠武公殉節辨

國朝 郝師伊

有明甲申之變忠武周公死節事甚烈論者比之張公巡
信矣顧張公守睢陽城破而不屈以節死歷今千有餘年
人無異議公守甯武稽之史冊精忠壯烈酷肖睢陽其所
摧堅折衝亦足相埒而王韞輝殉難節錄獨不信史而但
據太原馬守備之言謂賊攻城急公自縛縋城赴敵死周
砥峯知甯武以故老所言與韞輝合亦不信史謂公爲忠
而不得其至以武人目之徐后山柳崖外編雖不盡然周
論而亦是馬說余惟公義膽忠肝爲有明總兵官第一若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七

如諸公言於國則不忠於人則不武是以匹夫之勇而蹈
婦人之仁者也何以爲忠武哉且諸公所據者謂馬說云
云耳馬故公兵丁也其言宜若可信然試按其言自相矛
盾其不可信者多矣如言李自成薄甯武公提一旅憑孤
城遏數十萬之賊兵連戰皆捷賊懼欲引去何其壯也今
乃賊未入守未潰一聞賊獻周某一城無死之誘言而遽
縛以糜賊甘受其辱又何若是其懦其不可信一也公聞
賊言謂左右曰某生不能報國家今豈惜一死以累衆急
獻我衆聞公言皆泣下奮然欲與公同死然則公之爲此
言亦聊以觀軍心耳豈真欲獻賊哉若果欲獻則必先令

王兵備降賊矣胡言城旣陷王亦自殺公母舅熊通說
公降公怒且立斬之顧獨令他人降賊乎其不可信二也
賊闖聽李巖收拾人心之計所下城邑固守則屠降則拊
循如入忻時民未罹毒其明徵也公果自獻兵民必開門
迎賊可知何又言賊陷甯武恨其久不下屠殺殆盡其不
可信三也旣云賊闖屠城以王兵備土塞其門不可走故
則是雞犬不留矣馬又何幸而得以偷生甯能翅耶其不
可信四也然則馬卒之獨得不死何也意馬卒之逃必於
公開門戰捷時乘亂走匿山中耳賊去乃敢出又見公死
演武廳前遂謂公果縛以授賊蓋公前日獻我之語馬實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三

耳聆焉故揣度言之未可知也至甯武故老亦豈能於抗
刃接鍛之餘親見公死想亦如馬卒之逃匿他方不百里
外不止及事定而一人言之遂謬相傳說野老故態往往
而然曷足深怪獨異諸公皆宿學名儒乃聽一逃卒之謬
言而獨不信史何也夫近世史官其書法縱未必盡合春
秋之旨然每書一事必經數名公參閱而定夫豈無所據
而云然耶且公死後賊入北京常語人曰使守將盡如周
將軍吾安得至此是公素爲賊所警服其死節狀自必嘆
息言之甚悉如世傳公徒步巷戰身集矢如蝟馬蹶被執
等語恰與史合安知不出自賊口乎而諸公皆不之信致

使忠勇如公不得如張睢陽以免後人之議於以悲公之不幸矣然跡公行事以諒公之心知盡吾臣節已耳豈計人之議我何如者吾之爲此辨亦非爲公悲爲不知公者悲也至若周砥峯之論謂公若知甯武之不可守引兵而東據險遏賊令勿犯京師乃爲上策吁是何言歟夫三關爲京師保障險有險於甯武等關哉不幸寡不敵衆城破身死非公之罪也若棄甯武而東與臨陣脫逃何異在砥峯或應如是余固知公之必不出此也斯又事之無容深辨者故不敢贅

忻州古蹟辨

王錫綸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古

昔有人得一齊桓公葵邱之會所造卣款識宛然以爲至寶一人見之噉曰桓公殆生而謚者也其人頓悟擲去之天下有事極易知而無人道破承譌襲謬於數十百年而莫之覺者往往然也至於意存尊仰而處之不得其宜與輕褻等忻南郭有牌坊曰靈輒禦難處其陰曰韓獻子遺風西百許步近岡者曰程嬰墓下爲阿后廟以爲嬰妻也南十餘里韓家溝有韓厥墓又南曰劉家溝有屠岸賈洞相傳洞內恆有金鼓聲獵者以鳥銃擊之乃止北郭有牌坊曰程嬰故里曰七賢古道曰藏孤橋大石橫亘而空其中其實亦非流水處也折而西里許曰深溝村有龍天廟

旁有七賢祠祀趙宣子韓獻子鉏麇提彌明靈輒公孫杵
臼程嬰七人復西北有村曰遼莊有公孫杵臼墓州之西
近城而高者曰九原以爲晉大夫葬處卽趙文子與叔譽
觀焉者也鄉前輩碑之碣之他鄉之覽古者詩之額之而
靈輒牌坊尤雍正間一知州事河南名進士者之所爲也
並見志乘搢紳先生無異詞吁盛矣哉而吾獨以爲不然
嬰杵之事微特左氏不言之卽史公亦不信之觀首尾所
載皆夢幻恍惚之事亦以爲觀者第作如是焉可矣豈真
如笠翁謂趙氏自有爲法之惡屠岸所爲足伸國討嬰杵
感激私恩非由公義經傳皆削而不載哉嬰杵本不必有

忻州志

卷三十七藝文上

五

卽有亦不在忻忻亦非晉大夫葬處韓厥亦未遺風於此
文子叔向亦未過而觀靈輒亦未聞負宣孟而至也當春
秋時晉都絳都新田皆去忻八百里而遙一時卿大夫出
入風議暇或攜手遊覽其著見之事及流風餘韻意無不
在於近郊其時郭璞未生青鳥無聞亦未有於如是之遠
而卜吉者況公徒倒戈何遂窮十餘日之力而必及於八
百里外而猶謂之亡不越境哉知嬰杵之不必有則知若
橋若洞之皆誣知靈輒韓獻之不相及則知古道故里之
皆非其類宋史載吳處厚奏修嬰杵墓在太平廣輿記謂
遼有九京山卽晉大夫葬所二說亦皆不足憑然猶較忻

爲近或卽以九原爲趙文子食邑尤謬春秋之時晉北不
盡太原自趙襄子滅代滅仇猶始并忻而有之胡服而後
北迄雲中東連蜚狐又有數十倍於忻者然要難取後日
之疆以實前人之事也龍天之神曰晉文公莊磨鎮所迎
之神曰狐偃巾子山之神曰先軫迎自藏山者曰趙武遊
邀村山洞深數十仞神曰黃堂以爲尹鐸迎者絕而下上
凡郡內雨暘不若各於其近者禱祀焉夫此一君三大夫
與一陪臣生平足跡實未嘗至忻不知忻人何所見而私
而祀之也文公處狄十二年並拜美人之賜其在忻或未
可知然當時狄類實夥又難定其爲忻也大約像設之起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六

多由二氏而碑匾記撰不能不假吾儒之秉筆吾儒旣不
熟二氏之書又不欲使二氏者挂吾儒之口諸人勲業彪
炳實有可祀又同出於晉故移彼就此於從俗之中卽寓
距彼之意未爲不善但取而實之以爲或食於忻或託跡
於忻則不必矣且諸公皆爲政治國之人並非深山窮谷
之士亦未能興雲致雨爵尊周制不僭不偏而顧或天之
或王之或胥起而公侯之厠以人迹不到之區間亦列諸
二氏之次愚民披枷曳鎖而從事焉諸公有知能不愮然
怒之哉夫不考其實而輕爲標置與不顧其安而謬爲尊
崇皆不可以不辨也天下郡邑類此者甚多余忻人也不

暇他及謹卽鄉先輩之所忽畧述數語以貽同志之可與道古可與論禮者

重修天慶觀功德記

金元好問

吾州跨西岡而城而岡占城之半是爲九龍之原檀弓志晉大夫之葬直謂之九原水經謂滹沱經九原城北流此其地也岡勢突起下瞰井邑民居官府率無以稱故以廟學道觀佛寺鎮之道觀舊爲唐七聖觀蓋天寶八載元宗親謁太清宮上聖祖元元皇帝尊號爲聖祖大道元元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皆加大聖皇帝之號州郡立紫微宮畫元元像事之五帝列侍左右杜工部謁元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七

元廟詩有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之句爲可考也七聖云者必增入元宗肅宗父子乃得爲七是則此觀其起於代宗朝乎元元大殿規制宏敞而古意猶在知爲數百年物人以魯靈光比之元元像則搏土刻木所成巍然尊大極天人之像耆舊謂出於神人之手宜不妄也按元宗起紫微宮天下所同則此州不得獨有七聖觀果以七聖爲額是斥名矣是以七爲斷矣有國者率用萬世自期尙肯以七爲斷乎意其本名紫微流俗以七聖尊像所在輒改名之耳其後觀有白鶴之異復改白鶴觀圖經無所見惟晉天福二年木工慕容增葺之

書於版記者如此大中祥符二年詔郡國立天慶觀故白鶴又改焉天水氏以軒轅爲祖起祠殿於元元之左撤太倉而立之號曰明慶堂宇亭榭齋廚廊廡過唐舊之半見於知州事冉宗閔明慶殿記及杜岐公衍列仙亭題咏者如此宣和末金軍入郡境並東城而南觀以不廢承平之久道化大行土木之役歲月不絕迨貞祐之亂遂掃地矣宣撫使劉公易起殿於明慶之故基而州將樊侯天勝力復元元之舊此興復之大凡也歲庚戌春二月予還自鎮州管內道士守冲爲予言兵荒後所居無尺木寸甍之餘先師撥土立之計所成不能前世百分之一而吾師弟子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六

之心力盡矣先師留語以觀記屬吾子幸吾子不讓予私竊慨嘆予年邁矣其所經見亦已多矣曩予嬰年先大夫挈之四方十八乃一歸始聞鄉里談天慶觀異事每歲二月望道家云是元元誕彌之日及期有鶴降此多至十數少不下二三州人皆先期延望刺史約先見者有朋樽之賜鶴旣至朝舞階庭了不驚長黃冠千里來會者項背相望如是三日乃罷從是予兩見之特亂後鶴乃不至耳此觀旣經累朝崇飾他道觀莫與爲比位置爽塏曠若人表高齋坐嘯可以盡山川之勝古木蔽映窗戶幽邃屏障几席剪焉無埃塵岐公白子西之詩高司戶子文之筆札孫

內翰國鎮之文往往傳在人口能知雄水壁極風濤起伏之變有蜀兩孫之風張永淳天蓬四聖毛髮生動威重可怖號爲河東名筆皆遊人過客之願見者食指旣眾以高業見稱者行輩相及而王姓爲多宋中葉有王尊師洞謙王道判洞真百年以來老師王治淳度王大用王大用度王志常王志常度守冲老師年八十無蔬食誦經山林枯悴之態每杖屨出遊路人爲斂容加敬大用器量不凡所與遊皆州里名勝志常出農家十六七許時牧牛田間遇異人挈之而行一日至天壇之陽臺宮後八年來歸父母驚喜疑其死而復活遂度爲道士氣質渾厚真受道之器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九

年近九十以去冬留頌而逝皆余所接見者也因謂守冲子之居人境俱勝異事又多垂示久永宜無不可今紫微劉君歷六百甲子道行淳篤神觀開朗予方質以所聞譔新興方志子之師不以屬筆且當志之况於生平之言乃爲記其事且爲長謠以招鶴命篇使並刻之以爲真元故事其詞曰

胎仙之來兮馭者誰金枝翠蕤兮光陸離來幾時兮倏上馳渺翩翩兮煙景微藐姑射兮玉雪肌物不疵厲兮年不饑幡然棄我兮我疇依去家千年兮丁令威去何速兮來何遲予鄉里兮今是非元元之祠兮松十圍蒿蓬金碧兮

更換移南枝越鳥兮安故棲子獨無情兮澹忘歸趣雲裝
兮莫予違明年真元兮與子期

公孫厚士祠記

何師常

古之忠臣烈士見得思義見危投命有殺身以成仁使稱
名於後世其功或流於管絃其事或見於方策庶傳不朽
者也今之九原卽古趙氏田邑按山海經云忻水東歷程
侯北山下舊有采金穴故謂之金山隋書秀容縣有程侯
山九域志亦載此山乃趙地禮記檀弓謂趙文子與叔譽
觀乎九原卽此又云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張老有
言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三

子者武也承張老頌而嘆曰得斯三者是全要領以從先
大夫於九京疏曰九京卽九原文子家世舊葬地也故以
京而爲原今定襄東襄子陵仍存或云趙氏之葬在於襄
陵乃武之後非武之先隋精道寺碑云地連三晉城帶九
原盧君竊號之邦趙氏言歸之地遷史以爲南并北代非
此何謂焉迄今九原以公孫爲里而有三社其中社猶有
古塚以祠荒而遷於附路與州南程嬰祠乃九原古雙祠
也亦云其墓在焉彼有仇由之藏山絳陽之舊墓不知撫
何而所載未能詳於此者昔趙盾專國政於靈公之時以
公益驕盾驟諫而弗聽生熊蹯肱殺宰人持其尸出趙盾

見之公以此懼而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所食桑下餓人反扞救盾盾以得亡未出境而趙穿弒靈公立襄公弟黑臀是爲成公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爲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故太史書云趙盾弒其君至景公時盾卒諡爲宣孟子朔嗣之景公三年朔爲晉將下軍救鄭與楚莊王戰河上朔娶成公姊爲夫人屠岸賈始有寵於靈公嘗欲誅趙氏至景公而爲司寇乘趙氏世衰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攻朔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辜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時盾在外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三

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賈不聽厥告朔以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氏朔死不恨厥訴以疾不出賈擅命與諸將誅趙氏於下宮殺朔同括嬰齊悉滅其族朔妻有遺腹走匿公宮朔客公孫杵臼謂朔友程嬰曰胡不死嬰曰朔婦婉身而生男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徐死耳居無何朔婦婉身而生男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於袴中祝之曰趙宗滅乎若號卽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嬰謂杵臼曰今一索則不得復索之如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遂謀他人

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於此山嬰出謬謂諸將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告匿孤處諸將皆喜而許之遂發師隨嬰攻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也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既不能立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聽俱殺之諸將皆喜趙族滅矣豈知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於山中十有五年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崇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惟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太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未及幽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三

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於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惟君圖之景公問趙尙有後乎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與厥謀立趙孤兒召兒匿於後宮諸將入問疾景公因厥之衆以脇諸將而見趙孤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孤程嬰徧拜諸將遂反攻賈滅其族復以田邑如故孤名武既復子爲成人嬰辭諸大夫謂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謀立趙後今立子既成人復其位我將下報宣孟

與梓田矣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至死而
安忍去哉死乎嬰曰不可梓白以我能成事故先我死今
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扼喉而自殺武服齊衰三年
爲之祭邑春秋祀之世世勿絕以此知昔日盾之異夢趙
史援占之曰非君之身乃君之子孫絕而後好誠不妄焉

重修文廟記

明陳璧

州學枕城坤隅之九原岡晉天福初建元皇慶初修至我
皇明撫運之三年守鍾侯友諒重修宣德天順間學正楊
君猷守夏侯至明亦次第繕葺今年遠不撐風雨而規制
亦卑隘罔稱具瞻成化戊戌秋劉侯以鄉進士來守粵明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三

年賦平民足以新廟學爲已任凡俸給之餘與夫材用自
公而入者積歲有五得錢若干繕殆可以有爲也乃謀諸
僚佐與司教者或以歲饑請緩侯曰百工之需余預有處
矧民食方艱而興作以資末技亦古人救荒之一道也於
是羣言允叶檄諸任職陰陽生張翱而時視之其凡用之
售受於官者悉厚於私家而人皆得以食其業不待風厲
而樂爲之恐後未期年自禮殿講堂而廡而齋而重門與
夫廩庫庖滷牲牢祭品悉煥然改觀復於殿東西闢地可
三十武戟門外東西市民地畝二十有奇繚以周垣宏壯
爽塏實自今始邦之士大夫耆稚咸多太守之義曰是能

體我皇上端本風化之意而掖我邦人於道也司教延長
蒸君敬館陶孫君誼以書具其事來告願有以記之璧不
腆乃謂天下郡邑莫不有學有學必有廟廟以崇奉孔子
學以長育人材俾學孔子之道也然而道在六經卽孟子
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三代之學皆所以明此也學之士苟能潛心此經明得此
道一一體驗諸身出爲時用上而贊皇猷下而覆黎庶斯
爲明體適用者若或外此而徒事剽竊記誦以爲利祿之
媒是自棄於孔門矣太守作興之意能不負耶况前此守
者多曰難治往往未久輒罷去今侯獨久於此且能崇飾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三

廟學公無所侵私無所費足以妥神靈作士氣而時之饑
者復得以濟皆可書也太守名清字源潔世爲山東壽張
人其爲政賢而有聲將來必有爲侯大書者此特一事云

改建忻州文廟記

李東陽

有來自西談太原府忻州廟學之美者謂其地勢高爽構
結閎壯廟之中屹然而聳立者爲大成殿其旁翼然而列
者爲兩廡峙於其前者爲戟門又爲櫺星門學之中爲明
倫堂旁爲三齋後爲尊經閣後之旁爲射圃四散而周環
者肄誦之室委積之所爲庖爲滷視舊學湫隘敝陋其爲
善不啻倍之環山以西稱州縣學者莫加焉未幾州學學

正王佐訓導張垣率其諸生以請予曰此吾王侯之績也
蓋自侯之來知是州屬意廟學圖革其故而新之臬副陳
公分巡茲土力贊其決目爲相此善地略規定之而王侯
籍會官帑慮有弗給重煩民不欲有所徵適發地得藏錢
十萬曰此可以供役矣物計而工給之沛然有餘而又採
木伐石皆躬入林谷手閱書簿累時閱歲而後終事此學
之所由以成也夫其廢之久而成之若是難則爲役不可
以不記吾徒之爲師生者願有請也予惟學之道有本有
具窮理力行進德修業其本也教有法名有籍用有器其
具也顧又有地焉然非離喧避俗之爲羣高堂廣室之爲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一五

居閑遠巨麗之爲觀足以一志慮移習養則雖勢驅力禁
強而使之學亦散渙流蕩而不可得是所謂地又其急者
也爲士者盍亦思之乎擇其所從入猶擇地也挾詩書操
文藝以爲業猶治具也日省時察反而求諸身心之間推
之家庭及於邦國者皆執此以往非本之可恃者乎此其
精粗內外固有次第必並舉而不可偏廢然後足以爲成
人上之所教下之所學也嗚呼茲學修而士之爲學者亦
知所勵矣向之玩歲廢業無所恃以爲成者猶可以自諉
乎哉王侯之爲州也疏兩河立四倉興利去弊庶務畢舉
而又躬率生徒示之程督以爲勸懲誠志乎古之所謂富

教者其所修治宜不止於地與具也用併書以俟陳公名
金壬辰進士王侯名軒宏治丁未進士工始於癸丑之夏
成於甲寅之冬而記於乙卯九月之望云

改增學門射圃明道堂記

黨承志

吾州廟學北負城垣前臨通衢地位軒敞規模宏壯斯亦
美矣第堂齋直禮殿後廨舍鬻路俱右東無餘地或謂形
勢偏倚宜東拓地改鬻路於左以尙文明增立射圃爲觀
德游藝之所以備禮制庶左右胥稱而形勢爲善顧久無
以爲事者迨今嘉靖己亥學正徐宗堯始建議於巡撫中
川陳公公昔以中秘改御史副臬督學於斯聞議慨然曰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三

是吾意也不甯惟是牧馬水射城東南維乃沴此文德方
位不啻爲城患而已吾欲作隄障之俾東北去責諸蒞州
事者是役也爾其圖之於是宗堯卽詢其地之主太學生
胡元正諸生郭希儀楊希哲諭將易其隙地元正等卽捐
地於學東西廣九丈南北袤五十丈皆不受直重公命且
尙義也於是遂湮塹築垣改闢鬻路門自西移建焉又於
東重垣之以爲射圃撤廢寺材作亭於中扁曰觀德作講
堂於明倫堂之右扁曰明道大門扁曰學門外東西坊榜
曰成德達材皆中川公書也旣易新規復增賁飾居然改
觀士庶胥悅又以餘力修葺祠宇補繕號舍凡所未備將

次第舉焉初徐子來官欲肅教約以淑多士乃厲操矯俗盡却束脩禮餽既而以義不可辭者乃籍儲之以需義舉苦周急助喪繕修之類須焉至是乃以所儲爲工力財物之費訓導仇仁溥尙詔意合志同皆捐俸贊襄而諸生及宗藩搢紳富室亦有出貲以相其役者故不費官不役民甫三月而功告成公謂不可無記俾屬余爲之余惟學校育才之地正方位斯形勝完嚴氣象斯精神萃備禮制斯教養至時振作斯進修勤如是則文運亨而人才出矣乃今者改建作新意也則我中丞嘉惠之德徐子輩祇勤之勳諸生可忘所重而負諸若夫障水護城厥績尤劇則州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三

守魏君瀾同知趙叔度判官陳朝翰吏目白緝宗所致力焉者此皆公命一時事且亦有係於學故併及之

重修文廟碑記

周宗懿

吾州廟學自西岡而遷而制大增於舊創自先州守甯海王公軒繼來者旣鮮王公才而時又屢以兵饑多事故廟廣而不繕學舍日就傾圯雖有能者發憤欲爲以其狀白於當塗輒阻格不行逮今且近百年嘉靖歲丙辰適古雄柳西韓公來蒞茲土旣釋菜喟然嘆曰此吾責也顧時有弗可者吾當徐圖之且吾輩學於聖人而於此不盡其心何以示報於是謀於學師鹿溪高公楫蒿村邱公鏗孟莊

楊公秀及諸士子員量度毀壞之緩急者而工次第舉焉復采之輿論得民之良有職者三人董其役民有犯者貰其罪而罰之金衆始訛言以譁傳聞者亦疑公畧不爲動爲益力初以丁祭期逼乃命具木龕檢器用罔弗飭以明倫堂三齋蒞士子不可一日曠也乃首用藻葺罔不治旣而新兩廡新櫺星諸門新啟聖祠新敬一亭又以其未備也外建二坊內設書院及鄉賢名宦祠罔弗全獨以正殿工尤巨故尤加慎重而事事焉三載始克底績由是向之譁者以帖疑者以釋而士大夫之遊斯地者入其門洞然登其堂翼然仰瞻廟貌慨想吾聖人之道巍乎感矣或謂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三

公宜以其成告於當塗公曰吾初未敢請而奚以告爲且近名非吾志也乃不果告君子曰觀韓公是舉有二難焉百年而僅見遇之難當兵戈倥傯之際時之難惟求以自盡而不求人知則又賢者之所不易能若公者可不謂之良大夫歟士之蒙其教養者可不思報其本歟古人所謂養賢以爲民公之重學校以及吾民者可不謂厚歟何可忘也公諱希顏字宗愚號柳西爲人剛直果斷見事風生到忻甫三年築城浚池修戰具清詭賦息健訟緝假篆建鼓樓奇政不可枚舉而興學校則其重者邇者總督虞坡楊公薦於銓部稱其備文武才行將大任孰謂人不知公

耶三良民者爲誰典膳邢瓚楊廉良醫黨承爵也

七烈士廟記

李濂

余讀遷史至程嬰公孫杵白之事及左氏所紀提彌明鉏麀之死靈輒之亡與韓獻子啟景公立孤之言未嘗不掩卷而悲引袂雪涕而泣下不已也嘉靖癸未秋余巡郡邑至忻州之九原夫九原者晉卿大夫之葬域趙宣孟之田邑也世家謂趙孤復立得其田邑如故檀弓國語並載趙文子與叔向觀乎九原蓋卽此地云余駐馬遲徊詢程嬰杵白韓獻子諸墓父老曰吾郡程侯山乃嬰之故村韓家溝乃獻子宅里逮家莊乃公孫之中社原頭左城公孫之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三

東西社也三子者之墓俱在焉余因命父老導謁之出城南郭門則酌嬰墓反而出城北門則酌杵白墓又東南馳二十里則酌獻子墓俯而旋宵而永喟緬惟諸烈士年代遼逖瑩壟荒棄非建祠以合祀不可乃進郡大夫而論之曰諸烈士風概在天壤間靈轟星耀振動千古矧茲故都也汝亟擇地而廟祀之翌日郡大夫報曰城西北一里有龍王廟焉撤淫祀正不亦可乎余往相之見斷碣伏莽篆刻莫辨洗穢徐覽始知是爲杵白故祠乃白其事於巡撫都御史長垣胡公巡按監察御史萊陽王公咸是之王公復下檄督成且謂余曰非祀何以表烈非碑何以昭遠盍

紀其事而載之碑按宣子晉之賢大夫也下宮之變屠氏之無道極矣程嬰朔之友也杵臼朔之客也獻子宣孟所薦士也杵臼死之嬰立之厥贊之卒滅屠而反其田邑可不謂難矣哉當宣子之驟諫也靈公患之鉏麇者受命於公而賊宣孟者也提彌明車右也靈輒翳桑之餓人也觸槐搏燹接踵死焉倒戟報食不告亡焉皆感宣孟之義而奮不顧身不可不謂之難也宜合祀之於是貌宣子於中而厥嬰杵臼彌明麇輒咸配食是故合祀之者禮也先宣子者主也次獻子者貴也次嬰杵者功也次彌明麇輒推及其烈也春秋饗之者思也廟曰烈士者悼也廟既成余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三

作迎送神樂曲二章教忻之人於饗祀之日婆娑歌舞以樂神而併刻之石其辭曰

繼瑤琴兮拊鼓巫緩節兮應舞神之來兮前素旗紛玉珮兮光陸離風颯颯兮淒其若有言兮傷悲曰遭時兮靡昌匪諸良兮疇襄聯虬駟兮徜徉澹忘歸兮樂故鄉睨九原兮晉疆相顧歔歔兮涕泗浪浪

右迎神

終獻兮徹俎停律兮降羽靈濟濟兮旣歆焱去我兮何所太行委蛇兮滹沱東流吁嗟此邦兮神之樂邱春芳韭兮秋黍胡不留兮容與陵谷變兮時代移遠有塚兮近有祠

英風萬祀兮在茲况我氓兮永思

右送神

重修城垣記

名 缺

吾郡密邇邊陲恆虞虜患備禦保安實惟守是賴郡太守約吾周侯下車卽以此爲首務築濬垣塹增設敵臺恃以無恐三稔矣今秋霪雨大作垣毀十之六七不可以守計修築工甚鉅財費不貲猝難爲理謀報虜寇雁門人情洶懼若朝夕不保者公舒徐相度曰是吾責也安可以難避乃極力任之遂徧白於當道旣得請號於衆曰今日之事如救焚拯溺勢不可緩吾誓以公勤率勵爾衆期速集事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三

無怠乃下令城中無問士民計間架坐夫有差輸金雇役鄉民量取三之一役其力有罪者罰作令下衆踴躍赴功宗室仕族亦分工備直以相厥成功晝夜處城垣躬親督視且守且築於是受直應役者如雲衆力丕作百堵齊興鼙鼓之聲朝暮不輟旬日而大壞者完狹長而半頽者葺補直孔罅增培卑狹繕修堞櫓逾月而訖工峻壯厚堅數倍於前足垂永久矣是役也侯綱維之而分理者吏目溫世明博士張九敘張軒王甯邱鏜皆協力贊襄均著勞勩團保焦雷徐虎等則奉令執役括金募工收支惟謹者也計工凡數百處度萬餘丈用夫役幾三千名功告成屬余

爲記余惟當危急之秋興重大之役乃能舉動無違整暇有序而速底績焉救時勢之艱難奠人情之搖杌自非威信素孚識量堅定曷能爾哉昔魯侯樂費於夷戎並興之時齊桓城邢於狄患方殷之際詩書春秋具載以美厥績今公之舉詎異是也惡可弗志乃爲之記

重修州城記

余繼登

忻州於古爲陽曲外控雲谷內蔽全省最稱要害而地勢平曠無山河爲之關闔虜闌入憑城爲守城僅築土爲之易於隕壞至嘉靖之季虜無歲不內訌忻父老子弟時苦蹂躪蕭然不支矣議者屢欲甃以磚石而蒿目瘡痍之民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三

不任吏役又官無見緡議輒寢比和虜後益復因循二十餘年郊無壘州無城城無守禦之備坳垣敝甲以待市而不虞其變萬曆丙申巡撫中丞魏公行部至忻慨然太息亟令主者揣厚薄度崇卑量經費凡旣具矣與督府王公合疏以聞報可則先斥酒稅數千金爲經費而部使者治兵使者暨郡守以下各蒐其贖鍰若大盈庫糧銀佐之力因戍卒食因月餉費出自公物給以直上不煩科徵下不虞賠累經始於萬曆二十四年四月訖工於二十六年十月城高四丈二尺石基八尺周二千一百九十丈樓櫓睥睨靡弗壯麗役兵壯三千人糜金錢二萬六千七百有奇

工竣署甯武道事參白易君忻守張子具始末請紀其事
蓋自子通籍見封疆之臣無歲不報修築之功無人不受
修築之賞至於足稱金湯足資保障者未可指數矣何飾
名之易飾備之難也中丞公實心任事恥以虛名邀功其
下吏亦實心應公罔敢以虛文塞責撫晉以來日尋隙漏
日思補苴所爲繕墩堡修亭障者所在皆然豈但忻之城
忻民賴之已哉自虜奉約束邊人釋戈負耒誰不謂可幸
無事獨公凜凜焉設險固圉若虜旦夕且至者豈故過計
衆人之見常在事後忠臣之慮常在事先無事不知備事
至不及備是終無備也有備無患與患至無備者功相萬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三

矣公之心敢自謂吾已興起吏治拊循士民練簡戎伍輯
甯疆場可以不恃城而固遂博安靜之聲遺後人以難乎
城中故有白鶴觀初自唐開元間每二月望羣鶴戾止因
以得名見元遺山記中兵荒以後不復至者踰三百年城
成而羣鶴如期復集觀上中丞公記異詩有胎禽候月雉
堞連雲之句夫羽族飛類得氣之先則忻民獲奠枕之安
享緩帶之樂此其一徵矣茲城爲瑞當與和龍白鹿同符
詎獨可名其觀哉古者慶祥卽不必備述而一切工築無
巨細必登於國史予從史氏後當備書之是役也專理者
爲太原府同知賈一敬嵐縣添註典史趙夢麟分理者爲

忻州判官邱允升清源縣縣丞曹汝宏總理者爲太原府知府趙彥周詩忻州知州張堯行法得併書

萬公生祠記

張弛

自嘉靖辛丑北虜犯太原諸處邊警日增羽檄旁午置郵四布馳傳者多所需民甚苦之流離日甚十室九空忻崞居民落落不啻晨星當此西顧而愾之蓋至於甲子未釋也於是廷論推兩溪萬公以少司馬巡撫山西公奉命來臨推赤心於文武普仁政於軍民濟經以權寓奇於正虜小犯則馳大犯則勤又慮傳舍之虐民也太息曰邊民非赤子乎逝者已雁豺狼之酷存者猶未免於蛇虎之苛如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三

吾職何爲之累月經營田識其肥瘠糧酌其重輕凡馬騾價值行旅往來立法更番大率五年一派彼此相濟前後適均官府不得私差豪強不得濫免差役不敢橫索不啻蘇困極而春臺解倒懸而衽席也惜乎民當可阜之時兵據方張之勢公以內艱解任經濟未酬而言者復求備焉郡耆邢瓚黨承爵王仿暨崞耆田涓者慮世遠失傳後來靡可考也因衆志建生祠買南郭東地南北長一十二丈六尺東濶五丈西濶六丈五尺計地一畝一分有奇內構祠宇三間小寮一間週以墻垣祠成以祠記屬余余方分教元庠未遑承命今三公謝世其子主簿邢尙仁國子生

崇元振王應祐孝思繼述復申前請余昔受三公之託義弗克辭乃次其始終大畧俾立之祠下

重修忻口石壩記

國朝張鍾英

忻口之有石壩也自萬恩辛丑年始內衛城垣外弭水患民得聚廬而托處焉越二十年所漸成傾圯每洪波驟發灌射城中沈竈產蛙之衆汨汨乎將隨水鳧木梗以去矣會大司馬宮保白公持中丞節來撫吾晉北巡至此蒿目興歎曰釋茲不治非惟無壩也且將無城非惟無城也且將無民乃進藩臬守牧諸大夫暨庶尹營將籌諮之衆議僉同罔不協於厥衷第慮上下告誦經費爲艱公慨然捐

忻州志

卷三十七藝文上

三

輸相與倡始於是藩臬守牧諸大夫暨庶尹營將咸割俸襄事而檄張牧以董其成併令以餘貲葺平道路無使策蹇者病危途焉壩址舊四十五丈今增擴六十七丈畚杵如雲登登四聞樽勞均力縮盈伸乏凡片石尺木隻夫銖灰皆公市平餼人人懽悅是役也肇於四月竣於秋之閏月前後高廣共計二千八百六丈所費金錢二千九百四十有奇厥壩言言厥路坦坦行者歌舞居者奠安適工甫竣秋霖暴漲山湧雲轟勢若滔天保以無恙民咸感激涕零曰微公先事築壩吾輩其魚乎壩不朽修壩之功德亦不朽乃伐石而令鍾英紀其事以詔示永永英縱椎魯無

文實被覆博其曷敢辭余嘗歎公之勳業大無外而細無間也繪常日月聽履星辰其大者固已洽民隱而簡主知矣細至書院橋關堦垣渠路又莫不殫心畢慮者至忻口特邊鄙之一隅耳他人視此必在所緩公顧鰥不置豈獨精神之無間漏哉夫亦謂忻口固三關縮轂區也有壩而後有城有城而後有民有民有城而後可坐領黃樞之柄遙宣紫塞之威則神機妙畧不於斯更見一斑乎雖然昔之經始歲在辛丑今之重修歲又辛丑運會更新名世輩出天或者其將大庇吾晉而以餘波及忻余將於公卜之矣敬拜手舞抃而爲之記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三

義塚記

柯 弼

間嘗閱城郭歷郊圻見有暴骨於溝澗砂礫中者噫嘻死於忻者無論忻之民與非忻之民要無非爲吾民俾吾民曾不得安土而葬焉謂非父母斯民之責與惕然以思勃然以興意欲購地以瘞之諸生張夢麟有地一坵願售焉其地座落城關北正符設壇之義且旁大路近州治處四鄉之中於民甚便遂捐俸一十五金買作義塚今而後死者無所歸或者不至於棄擲乎僚友張納菴起謂予曰忻故有義塚以無所考久迷其處將負郭膏腴未必不爲豪強侵佔今宜立石以垂永久請試記之凡鳩工比材吉士

敢任亦以見蒞茲土者咸有斯民生死之懷楊生福徵又從而贊之余維厥事雖微所繫亦重誠不可不記是地計一十四畝三分東西延袤一百三十七丈八尺南北闊七丈有五尺週圍樹柳以分界限焉然作吏者果能使物無疵厲人無夭折而茅簷蔀屋無一夫一婦不有生之樂無死之苦則又安用此義塚之地乎吾於後之君子實有厚望云爾

重修東巖福田寺記

李之嶧

嘗讀陵川郝文忠公所撰元遺山先生墓表其銘曰開闢文源翦荆棘大聲復完金玉擊又曰遺山巖巖倚天壁國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三

史興喪是吾職每撫卷而歎既不獲親炙其人爲之執經問字以竊比其光粹又不獲挹其流風稽其芳躅遍覽所著之詩若史泳游而紬繹之掇其幽奧以想見其爲人嗟乎古今人之不相遇天地悠悠愴然泣下獨予於遺山云爾哉乾隆八年四月之望予以潞司馬委攝忻牧事乃從遼沁萬山中跋涉八百里而來踰石嶺渡牧河褰帷而望其東南諸峯雲排浪湧鬱鬱葱葱心竊異之及披郡乘並詢諸鄉先生乃知巍然而峻者謂繫舟山石梯在焉蔚然而秀者謂東巖福田寺在焉遺山先生父德明公嘗潛修其間後人更名讀書山凡郡之士大夫閒居求志註經史

而習文章皆絃誦於此則遺山先生其依依於先人敝廬式吟而式嘯者不知又幾何年也適公餘來遊見其溪澗縈迴巖壑幽邃喬木澄泉迥非人境寺分上下二院跨澗爲橋時屈仲夏予與鄉先生於橋東席地而坐上覆濃陰下漱清瀨聽鳥聲之喧寂玩雲影之卷舒遐心逸興超絕塵凡蓋不知有身有世又何知有吏之俗隸之鬪哉但其院宇荒涼垣墉頽敗目擊心惻乃與同遊紳士謀所以整葺而振興之爰掃苔滌蘚遍搜金元及有明諸碑記得寺田四百畝有奇頻年以來司牧者政務倥偬未遑釐正而鄉先生又各敬其業不願以干司牧也予謂天下事以因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三

循而隳以明作而興忻郡文風之盛實鍾於此不有以培植之將日弛而日廢也用是不憚繁瑣循舊制而復加整頓公延高僧輔以檀越鄉先生亦各愜素懷樂於從事行見峯增而峻壑增而幽泉增而清樹增而茂花鳥增而妍煙霞增而美此卽大塊之文富有日新烏知不有遺山其人者接武而興縱其椽筆摘其鴻詞俾山川生色而爲忻郡揚輝耶但無忘予與鄉先生拳拳於斯而不忍聽其廢墜焉固所願耳時共襄厥事者郡學正樊君灝吏目彭君興嗣暨西張韓嚴木芝東張四村紳耆也是爲記

忻州環郭諸山記

李之嶧

環郡不百里山勢糾紛迷向背牧水中穿會嵐水洛陰
東之陟高周矚岬嶽嶸崎鬱鬱蒼蒼殆不可狀予攝政月
餘政少暇適雨霽勸農四郊父老指而告余曰南乃石嶺
關關少東謂小五臺靈山記云五臺有四埵此其一焉又
東而北峯巒崒嶽繫舟山也其北麓起伏無常態東西二
巖西石梯東則福田寺元遺山先生讀書其中郡人傳爲
讀書山者是也又東十里許峯益峻壑益邃兩崖珽立一
礪南通虬松森列白椒而巔葱蒼之色襲人衣袂半巖有
流泉涿涿下注者龍潭也又東謂廣峪帶七峯虎頭去郡
益遠而嵐光積翠與白雲相掩映實五臺之右臂太原之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三

後衛也郡西郭枕九原趙文子與叔譽觀於九原卽此蜿
蜒而走西北結爲陀羅山南則白馬牧水出焉北則雙尖
雲中水出焉俱東流與滹沱會直北則忻口卽金山也郡
志云南有雲母北有金穴雲母者獨擔山之別名也此環
郡諸山之形勢也予以奔走吏困於簿書又代庖甫至不
獲息厥訟正厥俗與郡之士大夫躡履歷游訪下宮之遺
址覽匿子之芳踪俯仰今古憑弔而論列之至東跨雁門
北連紫塞宋元以還爲關中出入門戶迄明末流氛蹂躪
往復莫紀民於是時旣無甯宇安所聊生我朝百餘年
來安耕鑿樂作息阡陌繡錯井落棋羅桑麻蔚秀雞犬無

驚欣化日之舒長沐 皇仁之涵育水流山峙幾忘高
深夫布化宣猷臣子之分也忻之士若民幸生太平安於
耕讀益宜變其習尙還於樸純訟平政簡與長吏畧分言
情歡若父子此又余之大願也若夫誌其山川以供遊眺
以博詠吟此文人學士之職予謝弗敏矣

新建秀容書院碑記

魯 潢

司牧之責養與教其大端矣養寓於農而教存乎學學校
之制三代以前尙已漢魏以上猶爲近古唐宋迄今別爲
一局今之學校雖與古異而教育鼓舞之術則加詳庠序
之設徧天下陳殷置輔歲有考月有課亦旣無法不舉矣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四

又飭天下督撫各於會城建立書院厚其薪水延名師而
督教之以輔學校之不逮嗣則各府州縣亦倣此意書院
之設幾徧天下依古以來所未有也忻於省北爲大郡幅
幘遼闊民戶殷繁家有蓋藏人豐囊橐謳吟絃誦之聲不
絕於耳獨書院至今缺如此亦司牧者之咎也余自庚寅
承乏蒞土時時以此舉爲念顧民事繁劇鹿鹿未有暇期
歷三年部署頗悉獄訟較稀始銳意於此而思創爲之又
慮人情之多所牽染也先於文昌祠考選英才延師入館
其歲費則余官俸中預行分給俾州之人羣知事在必行
勢難中止然後集紳士於明倫堂而倡捐焉其民間情願

助貲者俾紳士數人分鄉走募共得金四千有奇除於文昌祠添建房屋制修器物之外餘金發交典行量取薄息以資永圖蓋至是而書院始成余之初心始可無負也夫人情在民則可與樂成難與謀始在官則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其故何也人之樂功與愛財利等也事之未舉則功名念盛而樂爲者多事之既舉則財利心切而不樂爲者又多司事者勸勉而督責之僅可歲事迨事成之後習而忘之久而人文蔚起科甲蟬聯則又相顧色喜以爲前此捨金之報而曩日勸勉督責我者有裨於吾儕誠厚也此所以樂成易而謀始難也余既爲其難今而後其與諸人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四

士樂觀其易也顧其事更有難焉者余之爲是舉也非以飾目前邀美譽也亦謂自茲以往司其事者各盡乃心俾克永久耳倘繼余來者人各異心或朵頤羨物解散師徒則此事旋舉旋廢不如不舉爲愈否或隔膜相視有如贅疣則此事雖舉亦廢與不舉何異前之人厥有成績後之人或不承權輿此亦事之不可知者所謂有初易而有終難也余既爲其易尙望後之人並爲其難耳余茲茲土五年矣桑農畜牧與諸父老共話綠陰中時時以不能養民爲歉惟此一事差可慰心而又長慮却顧不能不爲後日計所捐銀數既按名書石矣又酌爲條約書之木版懸於

講堂俾後之人無墮斯舉此如老嫗持家無微不至雖近
瑣屑要是一片婆心他日雲蒸鵲起多士彙征爲屏爲翰
率多秀容書院中人余於邸抄中一獲見之能不撫掌稱
快爲爾多士喜爾多士其能忘所自始也耶是爲記

重修節孝祠記

馬騰蛟

蓋聞風化肇始閨門巾幗尤崇節孝良以風火利貞之義
正家而天下定大易所傳不可誣也近世治崇吏事司牧
者類以訟獄繇賦簿書期會爲殿最故夫志切型俗廣勵
人心俾蚩氓咸翕然於名教之坊者以余所聞斯意至美
而其人往往不少概見吾郡侯江右新城魯公其諸良司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三

牧之知治本而能敦化源者歟公以庚寅夏來蒞是邦下
車之始卽思所以誘進風俗者值前侯寬仁居心民氣未
免積翫公夙寤晨興風行雷厲百務振舉判年之間吏治
大整於是以署之西偏舊有節孝祠數楹建自雍正四年
蓋郡人以節孝著聞者咸入是祠而崇祀之歲舉不廢積
年以來雨日淋炙鳥鼠窟宅廼庭廼位僅存其名而上雨
旁風有司之視祀者旁睨領首而去耳公慨然傷之特捐
清俸銀兩用勦工作旣勤垣墉益塗墜茨椽題翼翼楣宇
軒軒門其門壁其壁子來之衆爭先恐後於是不崇朝而
節孝祠煥然改觀矣嗟乎吾郡固古唐魏之墟也其民深

思長慮有陶唐氏遺風故陟岵之孝子葛生之思婦其義至其情盡蓋古昔帝王教化之浸淫乎人心者遠矣厥後俗漸漓薄稂莠雜出改行而易節者事亦往往有之嘻此豈非昔之道民者不克獎藉以敦龐流示以廉恥日浸日削而漸摩使然歟夫上之化下下之應上如泥在均似金在鎔至愚至靈無他彼亦師其意而已矣今之意乎風化者其惟魯公平乎吾於何知之於節孝祠之重修知之抑吾又有望焉夫善作者尤貴善成自今以始凡我郡人尙克子與子言孝婦與婦言節哉此輪且奐者其諸尸而祝之社而稷之矣請勒貞珉以俟夫民之師公意而從公化者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三

續修七賢廟碑記

崔 嶸

九原七賢廟吾郡古蹟之巨者興廢之由載在州志乾隆癸巳北關士民始聚金而拓大之郡人交城司鐸盧君詳哉其言之矣越歲甲午續得百餘金司事者復踵前事缺者完之朴者堊之而廟之制始備廟祀七人而趙盾與焉蓋六人皆以趙氏顯事不忘主故並祀之且爲法受惡盾固不害爲賢也鉏麇提彌明靈輒事隸趙盾韓厥公孫杵臼程嬰事隸趙武盾事固無可疑者左氏載同括之死讒由莊姬顧余嘗疑之景公旣信讒而族誅趙氏豈容復有趙武者從姬氏入公宮而畜之此於理殊不可信史記則

以事由屠岸賈縷述之甚詳備而景公不與聞焉意釁起
姬氏公所欲殺止於同括而屠岸賈乘之遂至誅滅趙家
乎左氏重殺大夫故依經爲傳而以公殺爲名司馬氏序
趙系家故詳其究竟如此事固兩存而不相悖也檀弓稱
趙文子與叔譽觀於九原則斯地爲趙氏邑無疑韓厥杵
臼程嬰里居邱壠至今猶有存者其爲九原人亦無疑考
成景時晉都在絳絳去九原七百餘里兩人者謀始於絳
而遠匿於九原此事理之可信者也至若鉏麇三人擁護
宣子始終在絳里居皆無可考何所據而以爲九原人乎
雖然祀之無傷也韓厥杵臼程嬰以鄉人祀宜也下宮之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三

難禍基趙盾而九原又盾之食邑也則祀三人因而祀趙
盾亦宜也盾固良大夫而其不死則由於鉏麇提彌明靈
輒故祀趙盾則不得不並祀三人亦宜也合七人而廟祀
之於事爲詳於理爲順而六人之英風義氣胥鬱勃生動
於宣子之前斯非盛美之全局而人心之所賴以激發者
乎韓子曰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吾晉自漢魏以來
上者以義著次者以俠稱約畧姓氏代不乏人迄今舍生
取義及剽悍雄健視死如歸者往往而有以爲其土風固
然夫孰知三代時已有七子者振厲奮發呼號於千年以
前而其精神直鼓舞於千年以後乎入斯廟者宜何如景

仰耶工既竣續經捐貲者前碑不及載而又不可泯沒已也復欲依前式立石記之因徵言於余余惟首事之勤勩事之力及興修之節次前記已悉言之因書余所見而附諸其後盧君且以爲何如

重修文廟碑記

李培謙

忻州學舊建於州治西南之九龍岡前明宏治五年州牧王軒徙建今所我朝康熙十六年二十七年五十八年累經修葺至道光十一年辛卯經百餘年木植黝朽殿廡牌坊傾圮日甚門壞莫關牆圯成路其樞星門外更鞠爲茂草矣時余擢守茲土朔望展謁惄然心傷召老吏訊之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巽

知歷任皆謀及此費多捐少迄用無成余曰是官民之未信也使吏不經手錢不入庫務祛民所疑或者事其濟乎既覲旋乃延會試四孝廉舉倡捐者十二人又使遞舉之得二十四人最後又得十八人先後五十餘人一旬之內捐銀已將貳萬於是三學諸生有樂捐而不能身達者相與言曰區區之誠亦期有以自効顧土壤細流得無擇焉幸矣余曰貧富不齊也必取多而遺少是重富而輕貧也自一金三五金至數十金皆令輸於公局以錢準銀終稽所入凡肆萬貳千柒伯玖拾兩捐輸之踴躍蓋在昔所未有也工始於十二年四月踰年告竣計修大殿兩廡月

臺泮池 崇聖祠尊經閣明倫堂並左右齋舍及名宦鄉賢忠義孝弟各祠凡壹佰叁拾間一切規制悉明悉備名雖重修實同創建共計工費銀貳萬壹千柒佰貳拾兩零其工整齊堅固庶幾宗廟美而百官富矣落成之日乃率諸生而諭之曰諸生知嚮學矣請卽斯事以喻學可乎前何以觀望聽其彫落敗壞而不恤也茲何以輪焉奐焉遂觀厥成如此也是非人心爲之乎人心至高明也至廣大也天地民物皆繫我乎繫有私則間之矣私勝則日隘日陋須臾之出入萬變千態至於好惡乖蹇一家骨肉且有齟齬不合者矣蓋惟見七尺之身屬乎我身以外漠然不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巽

相統攝由是一智之知一勢之先一技之巧一利之饒一言之辨惟恐其不加於人惟恐人之不下於我也顛冥而不知省悲苦而不能解是謂以心害心其得謂之嚮學矣乎願諸君惕然思所以治其心者日遊於高明廣大之宇以幾於成亦如此堂此室之輪焉奐焉而無復遺憾他日取高第登膺仕爲循吏爲名臣以不負斯學不負此心也忻州代有偉人知必有應之而起者余且拭目俟之矣至工費之餘因州無考棚請於大吏奏建之費卽出此當別記之其捐輸及經理工程姓名皆使鑲於石列於明倫堂之西以垂久云

新建考棚記

方戊昌

前明以制藝取士迄今五百餘年相沿未改卽魁奇英俊
置身通顯莫不由是發軔上以此求下以此應功令昭著
其關係不綦重歟忻郡暨定靜兩邑士子每逢學使按臨
向赴太原就試多因道里奢遠寒峻迫於困約未能抒一
日之長滋憾久矣道光辛卯前刺史李君培謙來守是邦
見學宮殿廡傾欹庭除茂草惄然不安溯查修葺已百餘
年於是進州人士咨詢延訪知前此皆因費鉅中止遂倡
議無論貧富量力輸將得集成數四萬餘金經始於壬辰
初夏逾年落成巍奐崇輪非復從前故制矣通計所費二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七

萬有奇尙餘青錢二萬六千緡於癸巳年復經營相度創
建考棚堂皇號舍煥然巨觀約費一萬四千緡尙存一萬
二千緡發商生息爲歲時修理及供億學使歲科試事之
用此後郡邑有志登進者旣少紆跋涉之勞又得遂觀光
之願而於 國家稽古右文之典於焉無憾猗歟休哉亦
云盛矣今重輯志乘凡工程創舉例應載列郡人嫌舊文
詳書款目近於猥瑣雖已勒石復請余記其事余承乏茲
土景仰前徽益歎李君慎重典禮嘉惠士林使葺屋窮簷
莫不彬彬爾雅執經問業以備使者采風之選則李君拳
拳興文愛士之心可以無負矣夫天下事每患於因循苟

勇於有爲未始不能藉手以告成功若李君者振百年之頽廢創未有之宏規斯固有司職分所當爲而惜乎不數數見也爰紀顛末俾後來者互相參考知所緣起云爾時光緒六年庚辰孟夏

新建節孝祠石坊碑記

杜長生

國家旌勸之典著爲規條忠義而外節孝爲重其大者建祠奉祀次亦樹坊表烏頭綽楔照耀井閭所以厚人倫敦行誼爲正風俗之首務也乃相沿旣久被褒顯者大率華腴之族多而寒賤之家少豈天地貞淑之氣偏有所鍾歟抑亦家貧族微爲勢所格而然也然使果有賢司牧恪遵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四

功令破除一切陋習樹之風聲助宣化理俾僻壤下戶之女婦苟能貞白自砥不與草木同朽腐其功德豈有旣哉咸豐十年德水張公來權州篆廉介自持惠政不可殫述其焯著者賓興字紙諸會而要莫大於彙辦節孝一事蓋舉一郡之奇節偉行鬱勃於人心勢將湮沒莫可考一旦出泥塗而爭光於日月豈非數十年未有之事而人心之所大快者哉惜乎蒞任甫年餘而被調以去則公之所欲施於忻與忻之所以有待於公者未克次第舉行固忻人士之不幸而要亦非公之志也節孝祠舊隸學宮雍正四年移建於此乾隆三十六年建昌魯侯重修規制始隆至

是我公復捐廉倡建石坊三楹經始於同治元年五月次年六月訖事計費柴百餘緡公之初下車也予未謁見後因公事邀同商辦予以故辭蓋予之迂拙性成而亦以公之立心行事尙未彰著也是役也主之者公而贊成者兩學也學正史公名兆麟五臺人訓導郝公名大中河津人例得並書

重修忻州城記

代戈州尊作

郝椿齡

忻州城枕龍岡而襟牧馬北通雁門西接崱嵐東踞龍泉而內拱全晉倚石嶺赤塘之險枕忻口雲內之隘人煙茂密輪躡輻輳洵晉省北門之鎖鑰也自粵匪跳梁竄入金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三

陵咸豐癸丑由豫入晉豕突平陽全省不無風鶴之驚城居商民率妻子攜什物依山結寨以自保蓋自前明萬厯間大中丞南樂魏介肅公修築以來垂三百年日就傾圮惕而不講餐食者不肥體惜費者無遠計勢固然也同治乙丑余承乏是邦紳民首以城請余登陴以望雉堞崩剝東南尤甚蓋由牧馬河水齧蝕使然甚賊之顧其時余甫蒞任信未孚未敢輕議閱三載余攝太原篆士民父老攀轅依依忍弗能舍踰年釋篆回忻紳民復以此請余曰城以盛民今而後可以悅道使之矣乃集紳民而教之曰興大役必先議費城中市廛比屋鱗次村落亦綺錯相望吾

計房租而取其二計牌冊而取其一未足也復諭商民富
室迭爲伙助而費有所出矣其覈實以報又教之曰披籍
鳩功於法宜詳議改者非甚壞不得更議仍者卽稍壞不
得漏土者築罅者葺樓者崇城上之垣累其甃候敵之臺
隆其址於東南則鑿池以洩水患設橋以利行人丈咫揣
算其計工以程於是析城四所分紳董之余不時巡視勞
其勤而扶其惰經始於同治七年四月迄九年十月告成
千雉巍如百堵截如四樓翬如崇墉修塹堅完緻密共用
銀六萬有奇余觀春秋城築必書重用衆也然有不可已
者卽用衆無譏焉方今西北用兵固原回逆尙稽 天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序

討苟疆圉弗完脫有叵測擄掠蕩焚豈直百城之費且傾
圯愈甚則工費愈多奈何惜區區者而不使之一勞永逸
也哉雖然城者資爲保障而已其大計必先在於固結人心
蓋有城則人心固有人心乃固此城故曰衆志成城我
國家深仁厚澤歷數百年於茲矣而宣 上德意使人
心如指臂之相聯繫實爲司牧者之責余尤惴惴焉懼城
雖完而民之心未萃也亦望後之蒞茲土者共加之意哉

重輯忻州志序

國朝

周人龍

忻志之不輯者自萬曆中葉迄於今已百二十餘年矣舊
志共四帙板殘於明季兵火十存六七相連一二幅卽脫

一幅莫可考證忻士大夫家亦無全本可稽二三者宿皆
物故無有能言其事者甚矣修輯之難也龍自丁未六月
奉 恩命守忻卽有志訪求遺逸簿書鹿鹿未遑蒞事今
年夏秋間始彙而訂之核之太原舊志諮之合州紳士師
儒乃克從破散無緒中略見眉目刪汰繁縟增補未備續
所缺而訂所訛雖不敢自詡明贍然亦幾幾乎殫耳目之
所及矣 聖朝文教誕敷百度咸飭 欽命大臣纂修統
志以各省志乘有闕無可彙核 特旨悉令編摩而我晉
撫軍大中丞暨方伯廉察諸鉅公皆以鴻才碩彥留心著
述於察吏安民之暇延請名儒相與酌續通志以副 明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至

詔甚鉅典也

龍

以菲材忝居州牧愧不能特出手眼以爲

志乘光以爲著作助然亦聞之夫子曰辭達而已矣若不
達而文其辭以與誇多鬪靡者比非所以信今而傳後也
鈍拙之材竊志乎此至於史氏好奇之念僉壬阿好之私
龍雖不文不敢出也惟公惟慎以襄厥成求其可告無罪
者而已矣是爲序

董貞女序

王 珣

忻州貞女李暲之妻曰董氏旣爲暲也妻胡女以其尙未
妻故女之也女已胡妻妻之以見終爲暲妻也女在抱其
父國學生董某許字暲將屆婚而暲亡女自矢靡他以意

白母其父走聞嵩母王氏王氏悲喜諾蓋王氏年二十已故其夫嵩之父克顯撫孤嵩一十三載所稱節婦也女既入門拜夫於柩拜姑於堂晨夕執婦道鄉人士義之爭贈詩歌孝廉張子安世以事聞於四方之友太史王珣曰嗚呼貞女董氏之所爲可謂難矣風詩之咏婦事者最詳而節婦自共姜以外無聞說者謂其時婦女之節而在下者偶不工咏歌或不盡達於輜軒若是宜莫詳列女傳乃劉向之書不過著有國家興亡法戒之大義至范史備采草野之閨秀而列於傳者僅十七人此十七人者曹大姑傳其學蔡文姬傳其才其他傳賢傳孝而不必盡以節傳則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三

信乎節之難也雖其節或死或不死君子第論其事之難易而死生固非所論昔程嬰公孫杵臼脫趙孤於晉宮公孫問曰立孤與死孰難程曰立孤難死易自常情論之鮮不謂其違難易之公乃公孫甘擇其易而以難遺程程亦慨然自任其難而稍不以生愧於公孫厥後十五年匿山中險阻備嘗而後得復趙氏於故終繼以死始信二公之言絕不自欺以欺人也今董氏痛舅之亡傷姑之無子自入寒帷代夫事其母謀立後以延李祀其事之大小誠不可與程公孫較而其心之不自欺以盡於所難則一也夫天下有不可不爲人不盡爲而已獨爲之則難有可以不

爲人盡不爲而已獨爲之則尤難以氏未結其禱夫亡別
賦于歸其事亦可無誚於世乃氏獨深惡於心而有不能
自己者假使氏處其妻以下諸人之地以生以死必能不
愧於諸人若諸人與氏易地而處正不知能爲氏之所爲
否故氏之所爲爲尤難且吾於氏更有爲氏難者禮夫死
稱未亡人其意蓋急急以待亡也今氏之所待何如者或
十數年或數十年以至百年身死而節完其待固已久矣
氏誠不自以爲難而吾能不爲氏難乎雖然不難不節節
不極難不傳氏勉哉

潘孝子廬墓序

石 皓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五

雲章先生墓由在孺孝可終身言念所生歸於其室攀援
靡及號泗奚從麥飯紙錢之供空嗟霜露蔓草荒煙之地
誰侍晨昏積慟彌深銜悲莫解羨門旣閉陶復斯營誓墓
文成倚廬禮重爰作重泉之伴長依二老之魂古木無人
空山有淚雲迷路黑月落楓青聞四野之雞聲猶思問寢
對千秋之馬鬣回憶趨庭憂來無端哀至卽哭川原助慘
猿鳥增淒無限瞻依載離寒暑祥琴欲鼓計已三年塊瑟
獨居情如一日固宜儒紳動色鮐稚傾心奉熊軾以旌門
引鱸堂而贈字林泉煥彩閭巷生輝皓等伏諗孝思居連
仁里覩沾柏之涕已因偉元而廢詩驚入夜之飈將爲俱

羅而作贊謹徵始末畧表音徽言愧不文辭必從實庶以維薄俗扇休風云爾

元遺山先生傳

金史本傳

元德明系出拓跋魏太原秀容人自幼嗜讀書口不言世俗鄙事樂易無畦畛布衣蔬食處之自若家人不敢以生理累之累舉不第放浪山水間飲酒賦詩以自適年四十八卒有東巖集三卷子好問最知名好問字裕之七歲能詩年十有四從陵川郝晉卿學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爲近代無此作也於是名震京師中興定五年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七

第歷內鄉令正大中爲南陽令天興初擢尙書省掾頃之除左司都事轉行尙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爲文有繩尺備眾體其詩奇崛而絕雕剝巧縛而謝綺麗五言高古沈鬱七言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歌謠慷慨挾幽并之氣其長短句揄揚新聲以寫恩怨者又數百篇兵後故老皆盡好問蔚爲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銘志盡趨其門其所著文章詩若干卷杜詩學一卷東坡詩雅三卷錦機一卷詩文自警十卷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作已所當任時金國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乃言於張願爲撰述旣而爲樂夔所沮而

止好問曰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乃構亭於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爲記錄至百餘萬言今所傳者有中州集及壬辰雜編若干卷年六十八卒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許君公度傳

元史本傳

許楫字公度太原忻州人幼從元好問學年十五以儒生中詞賦選河東宣撫司又舉楫賢良方正孝廉楫至京師平章王文統命爲中書省掾以不任簿書辭改知印丞相安童左丞許衡深器重之一日從省臣立殿下世祖見其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七

美髯魁偉問曰汝秀才耶楫頓首曰臣學秀才耳未敢自謂秀才也帝善其對授中書省架閣庫管勾兼承發司事未幾立大司農司以楫爲勸農副使時商挺爲安西王相遇於途楫因言京兆之西荒野數千頃宋金皆嘗置屯如募民立屯田歲可得穀給王府之需挺以其言入奏從之三年屯成果獲其利尋佩金符爲陝西道勸農使至元十年宋平帝命平章廉希憲行中書於荆南府以楫爲左右司員外郎荆南父老輿金帛求見楫曰汝等已爲大元民矣今置吏以撫字汝輩奚用金帛以求見明年擢嶺北湖南提刑按察副使武岡富民有毆死出征軍人者陰以

家財之半誘其佃者代已款伏楫審得其情釋佃者繫富民人服其明改江西道提刑按察副使行省命招討郭昂討叛賊董旗兵士俘掠甚眾楫詢究得良民六百口遣還鄉里二十三年授中議大夫徽州總管桑哥立尙書會計天下錢糧參知政事忻都戶部尙書王巨濟倚勢刻剝遣吏徵徽州民鈔多輸二千錠巨濟怒其少欲更益千錠楫詣巨濟曰公欲百姓死耶生耶如欲其死雖萬錠可徵也巨濟怒解徽州賴以免楫考滿去徽之績溪歙縣民柯三八汪千十等因歲饑阻險爲寇行省左丞教化以兵捕之相拒七月乃使人諭之三八等曰但得許總管來我等皆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奕

降矣行省爲驛召楫至命往招之楫單騎趨賊壘眾見楫來皆拜曰我公旣來請署牒以付我楫白教化請退軍一舍聽其來降不聽會以參政高興代教化楫復以前言告之興從其計賊果降二十四年授大中大夫東平總管謝事二年卒壽七十一子餘慶重慶崇慶餘失其名

彭城郡公忠憲劉公傳

元史本傳

劉宣字伯宣其先潞人也因出戍留居忻金末避地於陝後徙太原宣沉毅清介居家孝友自幼喜讀書有經世之志宣撫張德輝至河東見而器重之還朝薦爲中書省掾宣暇則往從國子祭酒許衡講明理學初命爲河北河南

道巡行勸農副使至元十二年入爲中書戶部郎中改行省郎中從丞相伯顏平章阿朮統軍平江南贊畫居多伯顏嘗命宣詣闕上捷書世祖召見親問以南征事應對稱旨賜器服寵嘉之江南平命宣沙汰江淮冗官其所存革悉合公論除知松江府未幾同知浙西宣慰司事在官五年威惠並著陞江淮行省參議擢江西湖東道提刑按察使二十三年入爲禮部尚書遂遷吏部時將伐交趾及再征日本宣皆上疏切諫帝嘉納其言二十三年十二月中書傳旨議更鈔用錢宣獻議曰原交鈔所起漢唐以來皆未嘗有宋紹興初軍餉不繼造此以誘商旅爲沿邊糴買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五

之計比銅錢易於齎擊民甚便之稍有滯礙卽用見錢尙存古人子母相權之意日增月益其法浸弊欲求目前速效未見良策新鈔必欲創造用權舊鈔只是改換名目無金銀作本稱提軍國支用不復抑損三數年後亦如元寶矣宋金之弊足爲殷鑒鑄造銅錢又當詳究秦漢隋唐金宋利病著在史策不待縷陳國朝廢錢已久一旦行之功費不貲非爲遠計大抵利民權物其要自不妄用始若欲濟邱壑之用非惟鑄造不敷抑亦不久自弊矣屬桑哥謀立尙書省以專國柄錢議遂罷二十五年由集賢學士除行臺御史中丞時江浙行省丞相忙古臺悍戾縱恣常慮

臺臣糾言其罪而尤忌宣一日御史大夫與中丞出建康城點視軍船羣御史從有以軍船載葦者御史張諒詰之知爲行省官所使詣揚州覆實忙古臺盛怒卽圖報復時大夫之父官於屬郡隨被按劾遣其黨造建康伺臺中違失臺官皆竦懼陰往懇求自解惟宣屹然不動忙古臺怨宣愈甚羅織宣之子繫揚州獄又令建康酒務淘金等官及錄事司官以罪免者誣告行臺沮壞錢糧以聞於朝必欲置宣死地朝廷爲遣官二員置獄於行省鞫問其事宣及御史六人俱就逮旣登舟行省以軍船列兵衛驅迫之至則分異各處不使往來九月朔宣自剄於舟中始宣將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五

行時書後事緘付從子自誠令勿啟視宣死視其書辭云觸怒大臣誣搆成罪豈能與經斷小人交口辯訟屈膝爲容於怨家之前身爲臺臣義不受辱當自引決但不獲以身殉國爲恨耳嗚乎天乎實鑒此心且別有公文言忙古臺罪狀後得其藁塗注勾抹辭句難辨前治書侍御史霍肅爲敘次其文讀者悲憤宣旣引決行省白於朝以爲宣知罪重自殺前後構成其事者郎中張斯立也然宣忠義節操爲世所重聞者莫不嗟悼延祐四年從子自持上宣行實御史臺以聞制贈資善大夫御史中丞上護軍追封彭城郡公諡忠憲

王本道先生傳

明史本傳

王治字本道忻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除行人遷吏科給事中寇屢盜邊邊臣多匿不奏小勝文臣輒冒軍功治請臨陣斬獲第錄將士功文臣及鎮帥不親搏戰者止賜賚從之再遷禮科左給事中隆慶元年偕御史王好問覈內府諸監局歲費中官崔敏請止之爲給事中張憲臣所劾得旨詔書所載者自嘉靖四十一年始聽治等詳覈不載者已之治等力爭不許事竣劾中官趙廷玉馬尹乾沒罪詔下司禮監按問尋上疏陳四事一定宗廟之禮以隆聖孝獻皇雖貴爲天子父未嘗南面臨天下雖親爲武宗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堯

叔然嘗北面事武宗今乃與祖宗諸帝並列設位於武宗右揆諸古典終爲未協臣以爲獻皇祔太廟不免遞遷若專祀世廟則億世不改乞敕廷臣博議務求至當一謹燕居之禮以澄化源人主深居禁掖左右便佞窺伺百出或以燕飲聲樂或以遊戲騎射近則損敝精神疾病所由生久則妨累政事危亂所由起比者人言籍籍謂陛下燕閒舉動有非諒闇所宜者臣竊爲陛下慮之其二請勤朝講親輔弼疏入報聞進吏科都給事中劾薊遼總督都御史劉燾南京督儲都御史曾于拱不職于拱遂罷山西及薊鎮並中寇治以罪兵部尙書郭乾侍郎遲鳳翔偕同官歐

陽一敬等劾之詔罷乾貶鳳翔三秩視事部議卹光祿少卿馬從謙帝不許治疏爭帝謂從謙所犯比子罵父律終不允治又請追諡何瑋雪夏言罪且言大理卿朱廷立刑部侍郎詹翰共鍛成夏言曾銑獄宜追奪其官咸報可明年左右有言南海子之勝者帝將往幸治率同官諫大學士徐階尙書楊博御史郝杰等並阻止皆不聽至則荒莽沮溼帝甚悔之治尋擢太僕少卿改大理進太僕卿憂歸卒

傅應期先生傳

明李維禎

傅公名霖字應期忻州人也父承翁主徙居陽曲十三爲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卒

諸生二十舉於鄉又七年舉於南宮歸而益漁獵六藝百家又三年奉廷對名在二甲當爲郎以宗正條格除知壽州壽州濱淮河與淮爭道溢皋陸歲累旱蝗食稼集諸名宿三老高年問所宜釐改制量皆曰病在枝官於是罷壽春驛正陽鎮巡檢所省共張權會金數千游徼迺卒不得爲姦利賓旅安於次商賈歌於途焉右族丁口更相度蔽單產孱民轉徙四方田部鄉吏數負其課犴穰及米矣爲綜覈質問許自占數民憚公嚴明悉吐實裒多益寡相地衰政而徭賦平吳會中島寇軍興不給征旁郡金粟助之後以爲常有司苦不支未敢班班顯言公力請盡豁之已

議里甲均馬田繕城郭修堤梁通溝洫廣儲蓄飭廟學創
序室勤考校獎節義禁殘暴善政善教燦然備舉小大之
獄必以情時加優饒鄰國棄其親家來奔者比肩並起臺
使行縣慮囚必公與俱壽春之人親之歡若父母好之芳
若芝蘭貌公像而尸祝之三年舉最當遷京朝復以宗正
條稍遷大名郡丞練制度順簡書吏畏僚慕再遷河南僉
事兵備睢陳睢陳介兩京齊右其俗椎剽掘冢豪傑大猾
爲逋逃藪武弁恠宴安牢廩逋縣馬如羊矛如錐鏃盾如
榆葉直兒戲耳爲實倉廩便備用募材伎之士布之四郊
而簡其尤數百人爲義從置麾下有羅姓者頗以軍法部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空

署其黨與將首禍自度無能爲以情相歸公義而釋之使
復其所盜賊應時崩解而新鄭里居以先帝舊學遙執國
柄又公進士時知貢舉比於門生顧獨無問遺志曰豈固
我哉旣再相攝銓事喉言者抉瑕摘釁掩其宏美坐計典
鑄一階公拂衣行吾安能嫗偶名勢以希進乎上卽位有
詔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痊也日者
執政以愛憎爲黜陟不厭士心所司其廉察以名聞揃拭
官使之公是以有華州除念二人老不欲行父刺促之不
休已受事而父病請急還視藥餌三月卧不帖席食不溢
米短後衣爲盡穿父卒哭不偯禮無容言無文衣衾棺槨

冢樹大象其生以送其死卜筮齋戒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嘗之已事而哭如或去之服除不與外事交仲若叔強之伯氏將無以不違將母耶吾二人者何爲是謂我子不子弟不弟也公乃謁選人除平度州凡七月爲之城城移時而畢民忘其勞尋遷湖廣僉事部荆西中貴人銜命營顯陵以爲奇貨盜帑貲強半公持之費省而事集漢水厥淤地肥美皆民田也中貴人將履畝籍之官公駁議數四而止三年遷秦參藩部隴右旋遭母喪徒跣而奔所過擗踊號失聲歸居廬襄大事一如喪父服除除故官山東備兵遼海遼海虜比境虜小剗而憤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奎

禍拏未解公以嚴威制號定令以必信慶賞刑罰以周固處舍收藏以安重疾速舉徙進退以參伍潛深窺敵觀變將吏寬假轡策無令拘閔汰其墨黷黜其冗濫餘刀布富困窳壁壘旌旗改色得敢死士五百人虜降者收之賜予有加等願爲公盡力刺候虜動息曲折我先爲備以故三出塞斬首虜百計虜震疊避地二百里而遠兩歲夜戶不閉中丞御史上其功大司馬壯之將授中丞節而先是公承攝他道事與除利弊同官以爲振暴其短共搆之計典鑄二階中丞御史爭之強詔以故官聽用再起甯前治一如遼而加愆裨將某縮臆而又挑虜釁聲其罪斥之柄臣

爲解弗得備禦某以五百金餽下吏竟案督府中丞御史
及大閱夕卽疏薦於朝而憾者懼公一旦乘權引繩排根
不已公遂落職矣叔氏以御史予告從田間上言臣伯兄
厯事三朝童牙華巔操行不易不治觀者之耳目不賂貴
者之權勢不利傳辟者之辭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
守奔奏疏附靡事不爲何等不可卽兩度度遼積畜修鬪
顛倒其敵戰如守行如戰虓鬪足以筆答之聲名足以暴
炎之功緒較然天下聚目而視攢耳而聽謂準之前事當
有景風之祚而二三伎害好陷人罪膏昏拭舌逆曳點灼
直欲入三泉之下鎮以大石臣伯兄釋重負偃仰從容以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三

送餘齒歌詠聖朝甯有纖介於懷第變化非是故相反易
使辯治之朝抱功修職之吏失意解體臣雖屏居草野激
濁揚清故其典司語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矧於同氣可
引嫌自遠惟陛下裁察書奏當事者恐藉後來口實公罷
不敘而仲亦薄罰天下兩高之以仲不愛其官慷慨發憤
爲伯氏辯數是必有內美修能切至當人心者而後仲感
槩若是公已謝闔門養威重非公事不謁有司歲時肅衣
冠籲天祝聖國有大征伐典禮憂喜見乎色或形之談詠
月朔不宿於內厭旦率諸子祝家廟而焚香默以所爲告
天先世生忌辰四時之祭夙夜有恪而詔子孫祖父起家

之不易也泣下沾襟兩弟歿撫其孤食而教之今登賢能書若明經茂才接武矣御諸子婦儼若朝典三黨之戚有義田以濟饑忻宗人二百里休戚不時聞置田四頃供展墓若婚冠喪祭之費主以宗老而爲賢良守業偷惰三等差次給之歲大饑發粟鋪糜活者數萬人疫而死者斂瘞之數千人郡地形左痺不勝右縉紳學士建永明寺宣文塔於東山以輔所不足推公首事忻學圯敝更新所捐助皆數百金衣布褐而紘之食時不力珍恆言勤生之本也儉德之共也自天子以逮庶人廢一不可爲園城東隅命之曰從好日嘯歌其中身長大佼好美鬚髯望之知爲福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齋

德人喜誦養生家言得其指年踰七十矣髮鬢面光澤五官神明不衰卻杖捷步蓋寢疾七日而沒舊史氏曰傅公嘗慕晉隨會賢以名其堂夫立公子雍非計不見先蔑非情瑕之敗以國情予敵壽餘執帑懼爲戮先趙盾諫而不繼邲之戰不力抗先穀虞卻克之逞志也而請老非忠私問穀蒸非知傅公有一於是乎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或姑取節焉耳矣余讀叔子訟公章未嘗不三嘆也遭家不造事頗相類卒宛舌無一言人之賢不肖相越豈不遠哉

傅應霑先生傳

鄒元標

公諱霑字應霑號兆野山西太原人也舉丁丑進士與予

同出山陰朱公門公丰神凝重不妄言笑同儕翫度者輒厲詞色拒之予私計曰夫夫端人必能爲國家肩鉅履鴻相視莫逆於心未幾而予以狂言杖闕廷瀕死辱公顧護有加予竄夜郎去公亦拜咸陽令尋丁母憂補華亭令兩地皆南北劇邑公一切以廉靜鎮之咸陽拯饑興梁士民歌誦而在華亭革櫃頭苦諸巨室賴以生全保護穆如清風所稱神明宰近之矣以治行高等入爲御史一巡倉漕再巡蜀批卻導窾恢恢游刃其所條次國家便宜狀皆其巨者西蜀有巨帥以重金嘗公公以柱後惠文糾之債帥望風解印綬去其溺職者卽尙虛名不少貸竣事還朝聞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七

仲兄病遂請歸仲兄瘡而伯兄藩參公中計事公義迫於中疏曰臣兄治兵塞上且久勞勩最著沈塞迂滯臣方痛心疾首不能蠲嫌薦揚爲國大用今中以考功令臣兄何罪獨臣令華亭與柄臣郤其罪耳罷臣兄不如罷臣便旨下部議而有引例難公者遂鐫公職一級公議雖不行士論韙之夫藩參服官至久且貴也以計免不過免官非死生危急之介也銓臣至尊寵也御史雄司也公損其雄要與尊寵者亢官可罷兄冤不可不白卽藩參與公服官久近尊卑不計公之襟度豈夷所思哉嗟嗟世衰道喪閭牆釁作無論販夫販婦縉紳家貴盛而愈隙分門割戶至通

香披情慄啣杯酒者骨肉曾不得一沾其餘粒焉又有明詩書口譚性命若數家珍至薄一切倫常方且軒軒以爲於道有聞所厚者薄視公何如也公雖落職家居然偕伯仲擯篋迭奏怡愉觴詠里閭傳以爲吉祥盛事海內有習公者旦夕引領公出而胎育元氣增光廟社而公遽謝世悲哉夫人彫三光貫金石質神帝千萬年惟此真常一念耳公此一念卽起古先諸名碩大儒絜德比誼何後先焉聞公爲諸生時父西岡公忽中寒病不能言公夜哭而搏顙醫門投千金西岡公立起聞母夫人訃憂病中時時寐語而見太夫人飲食之公孝友縮結自其天性夫世固未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矣

有不孝親而能敬長者亦未有敬長而不根孝親者詩曰我儀圖之仲山甫舉之公之謂矣予嘗怪太史氏不別立孝友傳豈其謂無關國是不知孝友者三極之維紐也先正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知言哉我國家以孝友爲諸臣鵠金匱石室不知有載公前疏者否予悼公亡恐其湮沒不著敬爲之傳俾司世教者采焉鄒元標曰予束髮嚮道冉冉至矣而知孝友爲聖學樞莞百行總萃云書曰是亦爲政言孝友卽政也予昔期傳先生勲名爲國家奠磐石爛然旗常乃其豎立家庭間宏遠如是雖齎志沒百世下鄙薄亦當興起奚論勲名哉

定遠將軍張公傳

國朝傳 山

甲申二月丁卯太原失守阜城樓協守定遠將軍張宏業自經死傅子時寓嘉山聞頷之曰賢哉將軍以爲鄉多稱士大夫登朝廷科名受爵祿者尙多能死之有奇節哉旣間過西山舊菴詢失城事乃守城士大夫無死者卽有死死撈掠幽繫無敢言乃始益敬難將軍哭之曰賢哉將軍是知辱之不可避矣聞城破人奔潰將軍徐下樓入樓南一窩鋪將軍有壻某從將軍與將軍共理一繩似欲與將軍經以死者理移時手戰結繩梁間不著將軍顧笑曰爾誤我事推壻出閉門壻窺窗中見將軍徐解鞆帶腰刀下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宰

結繩梁間踐壘石引頸投繩以手爪心前一再死將軍次子凝种語余八日攻城急將軍更過舍蚤飯飯且健將軍內趙掩泣不能食私謂婢子曰何不害怕能多食也飯已不一言爲家人逕出一婢子見啟嘗所御匱取一青繩子袖之去云趙是日自經死

野史氏曰將軍忻人名宏業字印吾死之年七十一光祿卿文溪翁泮子也翁古質廉靜爲鄉清白大臣

王節愍公傳

方淵如

公姓王氏諱治心字清源忻州部落里人父信贈奉政大夫妣董氏贈宜人公爲諸生卽有膽略剛毅過人尙氣節

敢爲每談及古今成敗忠烈等事未嘗不慷慨悲歌動驚
四座領萬厯乙卯科鄉薦初筮仕山東武城令鋒棱峭厲
人不能干以私其時魏閹勢燄薰灼大吏以下皆仰承風
旨甘爲鷹犬郡邑爭建生祠貢諛獻媚公獨毅然不可聞
者皆震懼謂禍且不測公不以爲意會當事有陰佐之者
貶甘肅階州學正後魏閹敗復除會甯縣數歲擢直隸大
名府通判未幾以憂歸居喪哀毀人見之不知其久於仕
宦也服闋起補南直安慶府同知職司江防屯糧二事公
嚴覈虛伍力剔隱佃一裘一葛寒暑遞更暇則灌園自給
於是者數年嗣明鼎革南都新造將相不協日以報復營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奕

私不以國事爲重左良玉擁兵江漢驕蹇跋扈假清君側
爲名舳艫東下江介驛騷良玉死於九江其部曲楊么等
已破彭澤東流逼安慶副將賈應登縱火焚掠爲內應招
左兵入城劫殺無遺巡撫張亮預移兵入城爲固守計因
被擄知府以下文武皆逃逸公先具衣冠坐廳事大罵曰
汝輩何故爲逆吾恨不能盡殲若等遂遇害歿後崇祀安
慶名宦祠府志有傳乾隆四十一年 予謚節愍百餘
年後猶得邀易名之典亦足以彰其忠烈矣公之秉鐸階
州也循分盡職仿朱子胡氏學規以教多士書忠孝節義
四字於明倫堂俾諸生省警士風丕變當道嘉之除會甯

時有以五百金爲饋者公立縛繫獄後其人亦伏法又有賊首楊一魁者負夜突入曰感公清德願以橐金爲獻公震怒擲之呼左右擒獲付獄賊黨聞知全集殺守門者脫械以出聚眾圍城公嚴守待援有啟公者會甯用武之區夙稱善戰素感德化人思效命請開關決戰倘待援不及如城中百姓何公乃整眾鼓勇而前賊勢亦怯旣援兵大至賊盡靡終以劫獄故褫職適雁門孫忠靖公督師關陝知公廉介得復原官初公之官安慶也有屬令黃配元後開府皖江公欲乞退黃曰吾將薦公爲諸郡冠何遽及首邱遂以清官第一聞於朝巡撫史忠正公巡按鄭崑貞皆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完

露章列薦公素性落落於中朝無一字通終不得調後巡撫張亮疏請以公守廬州公以才不堪劇郡辭張亦不强公清風儉德著於一時亦由平日志趣卓越故能堅忍不搖嘗以俸餘購書百餘卷詔諸子命之曰願汝曹勤事省覽希聖希賢辨明義利爲立身之本勿妄希非分損吾清規爲楊伯起所笑觀此亦可知飭躬不苟當左兵之警公命子挈家北上四子環泣不忍別公厲聲曰吾爲朝廷臣子義不容辭汝曹若復戀戀他日有變吾屬無遺類矣長子遂奉楊宜人北歸留三子相依禍發三子果同日遇難三子均幼無後卒賴長子得延宗嗣殆亦天之報施忠義

冥冥中有以相之者也按安慶府志公係遇左兵之變並非流寇亦未有署廬州道篆之事

或當日有署廬州府之說因此訛誤

論曰昔明太祖開國首重儒學靖難之變死節諸臣不可指屈迨至鼎革雖與臺走卒亦知赴義忠烈昭垂比隆西漢使三百年後卒食養士之報其所由來者久矣夫士大夫有廉恥然後知有節義苟廉恥不修而責以赴君父之難是猶伏卵而求夜鳴必不可得之事也公之孤忠亮節已蒙天語褒嘉千秋俎豆余因舊傳失實採錄各集取次大要而為之傳並論勝朝忠義之盛為前代不可及云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七

傅青主徵君傳

方淵如

傅徵君山字青主別號公之他又號石道人朱衣道人祖霖嘉靖壬戌進士官至山東遼海參議父之謨貢生授徒鄉里學者稱離垢先生山其仲子也本山西忻州人因少參通籍後寓居太原遂隸籍陽曲徵君生而穎異讀書十行並下善古文詞兼工書畫尤邃於長桑術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十六食餼於庠袁袁山提學山右時深相器重命讀書三立書院以道義相期許後袁被誣下獄徵君徒步伏闕訟冤由是海內無不知有傅山其人者袁冤既白出督九江屢遣使召徵君竟不往迨明鼎革徵君遂棄青衿

爲黃冠侶放浪山水嘗遨遊大江以南數年而返時往來平定祁汾之間人有以病乞治者無貴賤一一視之無倦容應手卽愈故醫名徧於山右康熙戊午開鴻博科當事以徵君薦屢以篤老疾病懇辭不獲敦促就道抵都門厲僧寺堅卧不起未與試仍授中書銜例應詣闕謝恩徵君匍匐涕淚不能成禮時蔚州魏公象樞在側曰止止是卽謝矣遂以病放歸康熙二十三年卒徵君性至孝居母貞髦君喪寢苦枕函食粥不茹蔬百日尤友愛先人遺產爲其弟蕩廢殆盡及弟沒遺孤尙幼撫之不啻已出年三十餘喪偶遂不再娶徵君慷爽無畦町凡里黨姻戚有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三

緩急必竭力周濟之與人言必本於忠孝謀事出於至誠以是搢紳士大夫欽其名者恆迂道造訪冀一見爲榮嘗避喧於州之文昌祠間坐深山閱釋典戶外事弗問也貞髦君陳氏妻亦陳氏皆州之陳村人子眉博學多聞亦奇士也先徵君卒初徵君牽連被逮抗詞不屈絕粒九日幾死門人議申救貞髦君曰道人兒應有今日事卽死亦分不必救也逾年徵君出獄見母不悲亦不喜頷之而已徵君亦深吃恨謂不若速死爲安嗚呼有是母乃有是子也徵君著作甚富遭亂後自焚其稿今所傳者有霜紅龕集十二卷眉詩附焉性史十三經字區周易音釋周禮音辨

條春秋人名韻地名韻兩漢人名韻醫書刊行於世

論曰徵君書法出入二王顏柳而變其面貌早歲與孟津王文安公鐸齊名嗣文安入本朝聲施赫濯而徵君徒以文章書畫稱於當時其生平蘊蓄一無表見終老於寂寞之鄉賸恨而歿不亦重可悲耶余嘗見徵君書端莊謹嚴無斌媚態其論書有甯拙毋巧甯醜毋媚之語恆矜重不輕下筆卽此可想見其爲人故後人偶得片紙隻字皆珍若琪璧然真蹟不可多得作僞者往往如亂書道家符籙謂徵君晚年變體豈信然乎蓋徵君書法後雖與文安異趣又何至如贗作之詭奇不可名狀嗚呼此徵君之所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七

以爲徵君也

張中宿山人傳

方淵如

張山人以文章著作鳴一時爲里人宗仰二百年來猶稱道不置慮其湮沒不彰因彙集墓表碑記俾立傳載入志乘冀垂久遠按山人諱天斗字中宿明季布衣生而穎異少孤且貧嘗師事同里楊圖南習舉業屬文能別出機杼師由此奇之甫弱冠逸氣翩翩泛覽諸子百家能詩善書尤喜縱橫家言及輿圖象緯罔不研習由是聲譽日遠當是時張李倡亂秦豫驛騷雁門孫忠靖公督師關陝招山人參戎幕嗣忠靖柿園之敗以身殉國賊勢益張山人因

亦歸里迨明鼎革遂放浪山水南粵北燕徧探名勝篤嗜
內典恆與僧徒往來縱論生平著作甚富有象緯成書陽
宅發徵地理六經地理四書斗酒篇客窗嘯朱批周易渾
僧三夢十年底事等書皆未刊行而山人亦自以技藝視
之無足重輕也惟紀九行氣鍊形圖里人杜立齋釀金刊
刻五臺徐松龕太僕爲之序頗似道家養生導引之說或
亦遭時多故託此自晦未可知也山人無子晚年修家譜
以篤宗支置墓田俾享祀無缺置義田贍族人之不足至
今宗族守之不替山人可謂知所本矣嘗自營生壙有詩
紀其事夫人生天地間特須臾之頃耳而世之淫於勢利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三

者往往亡身殖貨果何爲乎如山人者不以世俗縈心亦
可想見其爲人矣茲摭大略而爲之傳

楊君彭似傳

陳世倌

君名述字彭似山西忻郡人裔出宋太尉令公聚族代州
後二十世遷居茲土耕讀爲事代有文人君資性穎異嗜
學淹貫百家尤精舉子業嘗謂君子讀書談道用則澤加
於人舍則傳諸其徒運塗有通塞而義命當自安不可以
利祿易吾文章之樂也以故行事恆拙迂時露落落難合
氣概康熙丙子舉省試庚辰成進士謁選時得盱眙令盱
眙淮西衝邑也罹河患司河務者往來絡繹君鮮交與懶

應酬惟思節財用儉爲百姓恤物力更加意學校教育諸生以業督課之獎識俊髦無倦容適有旗人某潛居邑中有右之者君勒限起解忤上官意旋以他故挂彈章解組去士民泣送百里外君毫不以去官介意自明其志曰吾束髮受書於舉子業樂之不厭自舉進士後不敢以外慕徒業今更無官身輕當益專精於斯以畢吾好項甌東云義理明到事情確實然後有真文章曰取前明會試及兩京十三省鄉試諸錄程式之義擇其文辭暢達而義不詭於傳註者評而藏之復參取諸名家傳稿觀其反正開闔抑揚唱諾順逆周折騁控張翕以極行文之情狀變態因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七

而發之爲文洗刷凡近探抉奧窔理蘊歸諸先儒訓解而達聖賢之旨每一藝出學者奉爲金科玉律渾灑流轉銅牆鐵壁髣髴德清胡思泉先生或有勦其著書者君應之曰吾之制義卽吾所著之書也制義發聖賢之緒言修身治國平天下之精理於古今文章中所以託最尊吾專精於是足矣嗚呼君之用工於舉子業可謂深哉其傳於後無疑也夫以君仕縣令假升擢不卽罷歸亦何暇出其日力聚精會神於制義自成一家言若是哉昌黎謂柳州得所願於一時其文章必不能自立以必傳於後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君之於舉子業亦然雍正癸卯天

下罷退官員例得起廢錄用君獨以年老告休享年七十有三而終葬之日生徒及會葬者幾千人

論曰君先清恪同考會試所得士也世咸謂其文章之不如政事多有雖然遇合正有其運耳昔胡思泉以文章擅名天下而宰邑寬仁明史循良傳載之假設君不爲上官所擯率其愷悌慈祥而行安在治績之不思泉若哉若卽以文章論君固思泉後一人曷可少乎

楊君拙齋傳

方戊昌

先生名文炳字虎變號拙齋考位公先生乾隆壬午舉人歷任臨汾教諭蒲縣訓導妣石太孺人生先生昆季四人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七

先生其長也十歲石太孺人卽世位公先生續娶董太孺人性頗嚴先生事之能得歡心董太孺人病先生與諸弟晨夕侍湯藥必親嘗衣不解帶者累月諸戚眷往候太孺人語之曰吾無子而前室子事吾若此吾恐世間有子者未必能我若也年二十二郡尊高君奇先生文拔置選首遂補博士弟子員有聲黌序三十歲設帳里門授生徒來者不問貧富一因其材而陶鑄之其教人以躬行爲本嘗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舍本事末雖掇青紫奚取焉手輯儒先格言凡有關於人倫日用者以風示來學遊其門者起居言笑必飭偶出識與不識一望而知爲先生弟子也

論文以清真雅正爲主學者領其意旨往往速蜚從遊者日衆學舍不能容諸生或自起屋相依戊辰位公先生捐館舍先生哀毀骨立三年足跡不履城市自位公先生卒甫三年連遭數喪諸凡竭蹶以供生事至此更大困終年罄館穀所入不足支柱歲暮諸弟子候先生抵先生室圖書皮閣四壁蕭然凝塵滿席竈下火熒熒欲絕諸生歎息有泣下者而先生泰然手一編丹黃不輟遇得意擊節高吟金石聲隱隱然出環堵中也己卯冬得唾血疾眠食銳減遇課期諸生文彙集先生篝燈閱一夜盡數十藝旁乙橫勒一字未洽仰屋深思代易之乃已漏將盡血咯咯然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美

上湧困甚始就寢庚辰正月二十日病革董太孺人扶杖親臨視呼之不能應太孺人大痛曰汝於吾曾唯諾恐後者何今日莫予聞耶汝事吾無愧矣悔吾待汝之未盡也先生之學根柢於誠而行之以確與人處無智愚敬久不衰尤務汲引後進見一善獎借備至士依其餘論往往能成立門人石君皓杜君長生其最著者終身絕口不言人隱失事而朋友間聞過箴規反覆意氣懃懃懇懇多感悟改行者偶出門耆老亦皆偃僕起立致敬問何往童孺羣奔走就之呼曰吾家先生有丈夫子三仲子雙璧尤有逸才由道光乙酉選拔中甲午副榜以善書名行草

入神人爭寶乙

論曰余下車伊始訪問鄉賢有以楊先生行述見示者因修郡志綴拾成傳又余嘗見王家莊耆老爲余述村中昔有崇物或致人死村眾日夜驚懼先生禱於神爲文驅之勸人各修德省愆旋即安帖如常崇亦不知何往夫邪怪之說聖人不道然讀書植品天人皆欽歿而可祀於鄉者其先生歟其先生歟

焦孝康先生別傳

石 皓

君名潛修字靜齋號槐南父岐封公母楊孺人生子三人君其次也就傳後終歲不出左塾街衢閑集之所輒迂道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七

避之無何楊孺人得癱瘓疾不能動履居常鬱鬱君思所以娛之者遇社會優人作劇請於父負之登車親導之及所侍輿側每一齣終必陳說所以以資色笑戲畢導輿歸非是卽絕跡未幾病增劇食飲轉側皆需人君至是屏人事壹意侍湯藥衣不解帶者二年哺淖糜司櫛沐問衣燠寒以至移枕簟就厠踰亦必君自負之乃安君偶外出孺人呼且泣雖羣子婦在側孺人弗善也楊孺人沒君號泣三晝夜旣殮水漿不入口或以告岐封公岐封公親至喪次論之因相持大痛乃勉進一粥歲餘岐封公繼室范孺人君事之一如楊孺人范孺人苦喘嗽發每旬月君曉夜

侍疾范孺人對之心惻惻促之去去復來再促之立窗外
岐封公命之歸乃歸然猶夜數起以伺消息一日瀕危岐
封公對眾憂之君遽曰大人幸自寬疾無憂也再四詰之
囁嚅對曰糞甚苦於法當瘳眾相顧愕然始知向者楊孺
人疾時嘗糞已數數矣道光甲申兄弟染疫相繼歿君感
家難兼爲岐封公憂斷葷酒絕交際越五年己丑得便血
疾初秘之不使人知既家人覺之固問則曰昨偶得尋當
愈慎勿對大人言也卒前二日岐封公始知之扶杖就視
君憊極不能興聞戶外履聲囊囊然亟索衣緣壁行達寢
門強笑語岐封公詢疾狀且命尋醫則曰兒素苦痔旋作
旋止今所便者痔血耳飲食如故無庸醫也岐封公出猶
彳亍隨父後命之返始匍匐達寢榻氣息僅屬矣卒之夕
姪奎照侍側諄諄囑以讀某書習某字筆墨如某某者良
且曰孝經宜熟復人道之綱紀也語終不及私性愷惻家
眾爲父母鍾愛者雖孩稚噢咻惟恐傷之所憎惡者必宛
轉開解使父母釋然而後已范孺人偶以事失岐封公意
懼詰責遽諉之君岐封公尋君譙讓之至以杖抵君君跪
徐掖之坐曰兒有過幸大人督教知改矣請霽威家人輩
微窺之知君任過也有過多歸之君岐封公徐得其情不
問也尤好施與素無私蓄所居在都市諸失業者強撻之

不已解衣推食甚至典質與之或調之曰爾解衣獨不寒乎爾推食獨不飢乎則應曰吾衣敝欲易故畀之吾食已畢所分者皆饜餘也偶應試至會城攜錢適市備試橐路聞乞聲卽探錢量與之比抵肆錢罄矣垂橐歸相傳以爲笑云與人處恂恂樂易無疾言遽色見之者悚然意下郡庠生史君書雲狂直士也語人曰諸君謂我傲我豈敢傲者若我遇潛蛟馬先生文炳楊先生並吾姻焦君言動不知何以自肅矣非我傲諸君自不足敬也君讀書嗜吟咏精楷法二十一歲入泮旋補增學舉優行春秋四十五歲詩稿二百餘篇藏於家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堯

論曰君立身行己事事皆洽人意而鄉族獨以孝稱夫蒙過不辨忍疾不言皆人所難也而所難者尤在侍疾唐李杓直母稱其子勸食輒飽進藥卽意其有瘳向以爲親愛之言耳而今乃信其出於至性之不誣也

張孝子傳

趙培元

孝子張新芝忻州東樓村人生而股廢運尻以行少孤家赤貧母以鍼刺撫之旣長母雙目失明不能作生計孝子丐食以養出外或數里或十數里然昏暮必歸間得甘旨孝子不敢嘗必歸以奉母又常以所丐錢購酒肉之屬熟而進之已則殘杯冷啜而已或食有一二日之餘輒閉戶

不出蓋慮母寂也後母病既篤里人憐其孝議醵錢爲殮具孝子辭曰此吾事也敢煩人乎出所蓄錢十餘千治棺衾焉母歿孝子哭失聲將葬里人代成壙孝子以爲隘乞復闢之眾不解其故旣窆孝子卧柩側使並已掩之眾皆愕然孝子曰殘廢之人所以苟活人世者徒以有老母在今母亡吾事畢矣埋我者愛我者也眾不可強扶之出至夜復依於墓勸之歸不歸亦不食數日卒里人哀之爲具棺葬於母側

論曰孟子論孝養專重養志如張孝子可謂養志矣觀其母死不受人賻養志之願遂矣以身殉母養志之事完矣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亦大可愧乎

徐君石甫傳

方淵如

徐君福麟字石甫炳閣其自號也世居忻州東曲家莊先世多隱德未仕君髫齡外樸內慧年十二卽能屬文家貧食指繁多不願以家庭瑣屑爲封翁累故十六卽出爲童子師藉資薪米之需逾三年補博士弟子員中道光丁酉科鄉榜屢上春官不售甲辰年大挑一等以知縣分發四川咸豐元年赴蜀三年轉餉江南時粵賊充斥多方迂道得無貽誤四年權威遠縣事十月士民愛戴於是年敘補

鹽源次年夏受篆鹽邑與雲南永北接壤習俗刁悍素苦劫奪君以邊陲宜除暴安良爲急務每獲劫掠者嚴刑以懲於是莠民知畏相率斂跡嗣值鄰郡土匪蜂起日益滋蔓君選丁壯團練數百人督率擒勦屢獲捷勝邊境賴以安謐總督王公列薦勞績得敘同知直隸州并藍翎當咸豐七八年間滇中猖匪不靖所在不逞之徒乘間竊發永北騷動君奉檄帶團勇往勦殲斬渠魁並獲匪黨百餘人盡法大創而棉花地一戰尤能出奇致勝聲威遠播永鹽兩地皆恃君爲保障焉君亦因是積勞致疾陳情乞退滇蜀士民聞知赴訴大府籲留時宮保協相總督駱公上其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全

功加知府銜換花翎君竟以勞瘁於同治元年十月卒年五十三歲永北鹽源皆立廟以祀遺愛在民馨香百世第君之設施未竟其用賚志以歿豈不重可惜哉先是君之乞退方伯劉公允其請委員接替牒已下嗣見士民籲留誠懇復檄甯遠府察看如病已漸痊卽令君幫辦團防以順輿情而君遂一病不起其門人雷起雲有輓詩四十章敘治鹽政蹟頗詳後聞代君者禦賊猶張徐姓旗幟賊見之畏怯君性方重然諾雖貧不苟取與里之富室嘗欲締交恆不願往有先達愛君文行欲羅致門下使人示意亦卒不往落落寡合類如此君數應禮闈資用不給同里陳

大棟設肆都城喜納交士人一見君如舊相識以女字君長子常資薪水望君得第最切而君絕無欣戚於得失間也妣董太恭人患痼疾久卧牀蓐徧乞醫藥不能愈後君祖父歿太恭人亦繼卒大故疊櫻周章拮据之中皆能循禮人尤以爲難君四子長元灝季楸樾皆早世次楸棣官廣安州吏目次楸槐太學生同治六年君弟兆麟赴蜀迎喪歸賈恭人事姑亦以孝著於鄉里

論曰民猶水也因勢利導東西南北惟我所使方奉令承教之不暇何敢覬覦而爲非哉苟遏抑閉塞橫流沖決可立而待是豈民之過歟平日果能整齊教化刑政有序又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全

仰之如慈父母矣昔卜式之論牧羊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此言雖小可通於爲政之道夫治民亦不外除惡安良因民之所欲而從之斯無壅閉隔闕之患若徐君者能威克厥愛宜乎尸祝而不忘也

貞髦君傳

孫奇逢

貞髦君傅徵君山之母也姓陳氏忻州人父勗諸生十七歲歸檀孟先生爲傅氏婦舅參議公御家頗嚴諸婦中獨以勤慎著生子三長庚諸生先卒次卽山甲申後以道人稱三止舊太學生甲申之變山棄家而旅隨所寓奉母往母絕不以舊業介意沙蓬苦苣怡然安之甲午山以蜚語

下獄禍且不測從山遊者僉議申救貞髦君曰道人兒應有今日事卽死亦分不必救也逾年山出獄見母母不甚悲亦不甚喜頷之而已嗚呼此母之達識何如也貞髦君內美純備不能詳述此一節亦可以告後世矣壽至八十四歲卒於松莊之僑舍其曰貞髦君山之友蹟其行與年私稱之者也

曹貞女傳

周天行

貞女曹氏郡南麻會鎮馬大文之聘婦也旣婦矣胡女以其未面夫故女之也未面夫胡婦大文出外不家以空室過門不得不謂之曰婦而其實則處女也曹姓係九原富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三

室而氏父獨貧且早逝氏雖未沐詩書之訓然生而靜一秉性幽閒無苟言無苟笑一切女工精巧過人年及笄許字於馬姓大文服賈在外約於某年某日歸家行聘禮至期不果其翁以空房娶之朝夕執婦道事翁姑甚謹越二年忽聞大文凶信至父母悲痛欲絕氏亦哭之盡禮從此易縞素持必死志旣而念翁姑年老家貧無人奉養於是甘心荼苦力事二人翁姑不忍其少而嫠居託鄉鄰人婦喻以改適氏卽正色曰婦人之義從一而終予生爲馬家婦死作馬家鬼分也且我去投生必致二親就死死者有知應殛我矣請無復言翁姑聞之知其志不可奪亦不甚

強迄今家貧日甚而氏之志愈堅守愈固孝愈篤嗚呼烈矣氏少失怙恃撫養於石樓訓導曹君勝蘇曹氏父之同族也及婦一切妝奩皆曹君力令其子副貢賡亦能承繼父志三十年來氏之節成矣氏雖不假於人而曹君父子始終曲全之心亦不可謂不篤也

董貞女傳

周天益

貞女董氏者忻之故郡里人也其父國學生儒林爲余弟天章之舅蓋余弟曾聘其季女未奠鴈而亡貞女其姊也夙係至戚故其事聞之爲最詳云貞女幼寡言笑及笄端雅溫惠明大義許字匡村李氏子嵩爲室先是嵩父克顯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舍

早逝遺妻王氏撫孤嵩一十三載以節著至是爲嵩議婚擇於乾隆四年四月之某日成禮嵩以素羸忽病逝其母痛絕數四比甦促僕訃女家父聞旣悼其壻兼痛其女遂與母若妻議弔事而不及女女乃隱卧不食微以意白母欲奔喪以守志其父難之婉致其祖母喻以至情甚悉女但流涕而已父又因族之長者力勸女冀其一悟而可轉也女正色言曰兒聞女子之義從一而終今天不祚李氏一綫無存然其子亡而其母固在也母在則李祀可以徐圖而兒亦可無死何乃過執他說欲兒背本忘義覲然人世耶兒意已決請無復言父知其志不可奪遂親詣李室

述女所欲奔喪守志狀姑聞而且悲且喜然亦未敢遽諾誠難之也因傳語免暱之伯父某至女家述已所以難於女者而女之志愈堅辭愈烈某聞而肅然從帷外爲女下拜曰有婦如此姪暱爲不死矣願誨曰吾將復暱母以慰亡靈於地下耳至期隨其祖母衣縞素奔赴夫家拜於亡舅暨夫之靈比其拜姑也姑撫其裾哭失聲於時屬在鄰婦及姻婭聚觀者皆泣涕行下不克自禁女恐滋親之痛但戚其容而五內之含痛轉深矣旣入帷隨謂祖母曰兒今奉姑義不容辭歸語二親母以兒爲念也由是晨夕執婦道謀立後以延李氏未幾五年竟奄然而逝嗚呼貞之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全

所爲蓋聖賢以爲難能而貞以一女子從容就之所謂天地以之常存人心以之不死者胥於貞是賴也豈特一鄉一邑之望已哉

義婦傳

周天益

蘭村民武二兔妻某氏千里扶其夫柩以歸事甚烈至今知者寥寥蓋氏本不求知人亦以寒賤忽之益懼其久而氏之義不彰也爰爲之傳曰義婦逸其姓形短貌陋適蘭村民武二兔二兔家故貧有薄田數畝婚數月卽客寄京師踰年凶信至婦內外無依茹荼守志忽一日以滅宗謀產控其從叔武某於官武聞急訊之則曰婦非誣翁者特

以非翁則地不能易非奉官則翁不肯易地不易則夫柩終不得歸耳武特允之爲易十餘金婦乃緘於衷衣持一杖以扶襯謝武竟去武意其挾金改適也亦弗之究無何持杖歸來惻然拜謝曰妾扶夫柩歸矣問寄何所曰祖塋武悚然曰義哉婦也乃以禮葬之其姊妹聞者爭詢其狀婦曰日則操杖以從至夜停棺於外店主人弗納某惟傍棺就寢以待旦越數日謝武曰吾事畢矣遂削髮爲尼事在康熙年間益族祖師庶言其顛末甚詳武卽其外祖云嗚呼婦之義烈其與王凝妻何異而勢似有尤難者且疑妻幸遇歐公以傳婦則不幸而無傳耳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六

節孝趙孺人傳

楊文炳

郭節婦者吾表伯趙公諱其祥之女也其仲姑又爲吾孀母故一生巔末余知之最詳婦自幼寡言笑慎舉止閒靜端莊略無嬉戲諠譁之態早喪母父鍾愛之稍長嫻習女工兼明大義事父與繼母能盡孝年及笄許字東南鄉北宋村郭門學純于歸後善事翁姑克順夫婿凡待親族下人一出以寬和以故內外從無間言居室五載夫以家道蕭瑟出外貿易飄流忘反莫識所之十數年來並無音信遂不幸而魂遊他鄉矣婦明知夫亡而服事翁姑言笑如故雖酸心痛鼻五內如焚而不敢偶爲垂淚者恐傷翁姑

心也翁若姑以子一去不反尸骸無存日夜憂思號泣婦徐寬解曰死者不可復生徒悲無益且有叔在猶幸承祀有人翁姑老矣慎勿以一人故而過於哀痛也孰知門祚不昌不數年而姑以疾終叔亦繼亡婦哀毀骨立家事獨當凡一絲一粟以一人支持其間而事翁尤加敬謹有勸以適人者婦輒正言拒之曰吾生爲郭家婦死爲郭家鬼分也胡以不入耳之言勸我哉其冰霜之操確乎不易如此視古節婦斷臂封髮者何多讓焉更有難者婦無子而兼之日用不給朝不謀夕婦惟以女紅易食奉翁不缺甘旨此非大義克明烏能勵苦節而盡婦道若是哉翁知婦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全

志不可奪從姪孫中爲婦擇立一嗣名曰邦憲雖讀書無多而樸實老成亦不愧賢婦之子也閱數年翁以老病卒婦喪葬成禮終襄大事邇年來以勸課嗣子力農爲務已復拈鍼拂線以佐朝夕之需貧雖日甚而婦之志愈堅守愈固嗚呼彼世之甫衣縞素旋拭淚而施簪珥者無論已卽有心慕貞節而有始無終不克樹堅節於末路者何可勝道如婦者孤燈敗帷三十年來毫無異志不誠巾幗中之完人也乎余故表而出之以爲世之婦女盡節者勸

記節孝馬孺人事畧

杜長生

節婦姓馬氏爲州之麻會鎮人自幼許聘王家莊楊文聰

于歸後舅沒姑老氏事姑孝與夫相得也夫家貧賈外偶歸與人飲醉死氏矢志欲殉姑覺諭之曰汝有身幸勇也爲吾兒後氏飲泣受命彌月生一子未幾天氏痛哭欲申前志姑又謂之曰吾老動息需汝獨不少緩須臾爲吾旦夕計耶氏默默起視寢膳然對人時有淚痕姑憐之會文聰從兄文光生子雙峯甫在襁命育之爲文聰後氏乳抱如已出子十餘齡猶不知其爲異腹子也稍長受室氏抱孫矣姑以老壽卒氏銜哀骨立庀喪葬一切事皆辦姻戚唁慰之曰仰事俯育婦事已畢今後可含飴自適矣氏不答逾三年姑忌後日氏晨起操作如常眾不之疑少選不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六

見徐覓之自經死矣眾相顧驚歎始知向之不死者爲姑在也嗟乎從一之義有死無二彼隱忍偷生者無論已卽夫亡慷慨遽引決計不旋踵義無返顧少遼緩之此心恐無以自白也庸詎知死之之遲不更難於死之之速耶令氏餒夫之鬼棄姑之養奄忽瞑目謂可無憾揆之泉下人所望於氏者當不如是卒之姑存與存姑亡與亡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一死聊藉以明其志耳此三十六年曷嘗須臾忘死哉然後知從容之與激烈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也余與楊氏故姻舊知之詳因撮敘其崖畧如此後之採風者或有所取焉

賈烈婦傳

方淵如

烈婦姓賈氏年十六適同里南高村孫從厚爲妻厚年幼
闇弱其姑行賤與所私者豔氏色欲誘致之與亂而未敢
強也因與其姑謀始則餌以甘旨繼則餓以重利而氏皆
不爲動姑積慙生怒婦姑勃溪從此不相能一日氏歸甯
謂其母曰姑中年而嫠多行不義其無禮於我非一日矣
終恐不免脫有不測我將以死拒之誓不苟且求生活未
幾其姑果遣人促之歸謀以刑逼而迫致之及氏歸脅以
白刃氏堅執如初其姑憤甚伺其酣寢排闥入先以敗絮
塞其口錐刀交下毒楚之而斃鄰里聞其事不能平爭相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九

控訴時知州曹刺史森親詣驗視上其事請旌於朝彰
其節烈葬之日臨送者數百人先是烈婦父賈富業誤信
人言以女許孫後始知孫非良善家然已悔之莫及也迄
今數十年里人稱道猶嘖嘖不置謂氏青年矢志不爲強
暴所污誘之以利迫之以威始終不渝嗚呼可爲難矣夫
以鄉曲女子目不識詩書耳不聞道義獨能堅忍不搖誓
不受辱此豈尋常所能易及者哉慨自軍興以來從容就
義者固指不勝屈然亦有高爵厚祿安危所繫億兆託命
一旦禍變之來忍恥偷生而不顧迨其後身爲刑戮人人
切齒而唾罵之則向之聲施煊耀以視夫賈氏其死生輕

重果何如乎

論曰余讀柏舟之詩至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未嘗不廢書
三歎何人倫之變至如此極耶昔孔子刪詩而存鄭衛所
以著世俗之貞淫綱維名教垂萬世法戒猶令讀者千載
而下感慨歛歛不能自己若賈氏者所遇與共姜微有不
同而之死靡他之心實與共姜無異易曰介于石不終日
貞吉賈氏有焉

石刻聖像跋

明 楊士魁

古傳昔有執政者過煙驛梁其馬嘶仗策而不進遂得此
石像於橋之下乃唐吳道子筆也至正辛巳廣東宣慰都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卒

元帥僧家奴摹刻於廣州學庠歷傳已久予於忻州王進
士家獲瞻斯像精神儼然如生油然起敬語所謂溫而厲
威而不猛恭而安信可想見也因命介山郭海重勒於石
以傳不朽

楊恆南侍御四疏跋

國朝 方戊昌

楊恆南先生名敬儒字止齋康熙年間擢進士第釋褐後
宰湖南臨湘縣有聲行取御史文集中載四疏其清丈一
疏志在以實心行實政不獨楚南可行也其均楚鄉試一
疏志在鼓舞楚南人材百數十年後

毅廟中興理

學文章將相功烈悉出於楚南以此益服先生卓識宏論

也漕糧一疏洞切窾要志在痛除積弊今昔同慨也恤旗
下奴僕一疏志在推行仁政當時條例綦嚴真能言人所
不敢言先生言事斷不止此或年代過遠或諫草已焚至
今流傳者僅此四篇直風亮節可見一斑尤可見 國初
踵前明行取之例其言之津津有味皆身之歷歷所經豈
襲陳言託空議可比哉先生與魏敏果陸清獻徐健菴諸
公同朝相師友讀集中唱和詩後生末學彌景仰無窮焉
書范永澄助粟救荒傳後 吳雍熙

程子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范永澄
家殷富好施與明嘉靖時郡大荒老稚啼飢流徙載道適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全

有勸捐者永澄卽出粟五百石以賑旣憂其難繼慨然曰
事必待人何需有我復檢所儲又得一千石餘盡舉以爲
救荒計由是枵者以果病者以興蕩析者以保聚昔汲長
孺開倉富鄭公出粟全活甚眾然猶費出公帑也永澄捐
私家物爲公家保流亡質諸汲富諸公未知其何如也卽
起文正公於今茲諒亦樂引入族譜矣爰書傳後以志不
朽

魏故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太保太尉公錄尚書

事都督冀定瀛殷并涼汾晉建陝肆十一州諸軍

事冀州刺史陝肆二州大中正第一酋長敷城縣

開國公劉君墓誌銘

君諱懿字貴珍宏農莘陰人也自叅龍啟胄赤鳥降祥磐石相連犬牙交錯長原遠葉繁衍不窮斧衣朱紱蟬聯奕世祖給事德潤於身民譽斯在父肆州行成於己名高當世君體局強正氣幹雄立剛柔並運方圓備舉棄置書劍宿有英豪之志指畫山澤早懷將率之心起家爲大將軍府騎兵參軍第一酋長莊帝之初以勳參義舉封敷城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除直閣將軍左中郎將左將軍太中大夫帝嗇時意以爲未盡進爵爲公益戶五百拜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乃除使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本將軍涼州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三

刺史假鎮西將軍常侍開國如故又爲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兼尚書右僕射西南道行臺復除使持節都督二汾晉三州諸軍事驃騎將軍晉州刺史又行汾州事大丞相勃海王命世挺生應期霸世君旣同德比義事等魚水乃除使持節都督肆州諸軍事本將軍肆州刺史又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餘如故及聖明啟運定鼎鄴宮乃瞻西顧權烽未息遂以君爲使持節都督陝州諸軍事本將軍陝州刺史儀同開國如故又以本秩爲御史中尉復兼尚書僕射西南道行臺加開府餘如故式遏奸寇鎮靜河洛復路還朝仍居本位君自解巾入仕撫劍從戎威略有

闡強毅著稱其猶高松有棟梁之質類如金石懷堅剛之性既時逢多難世屬愍憂羣飛競起橫流未歇折衝行陣之間運籌帷幄之內雄啗壯志與韓白連衡將略兵權共孫吳合契猛烈同於夏日嚴厲等於秋霜去草逐雀懷鷁鷹之氣誅豺制兕起卧虎之威降年不永奄從晨露以興和元年十一月辛亥朔十七日丁卯薨於鄴都追贈使持節侍中太保太尉公錄尚書事都督冀定瀛殷并五州諸軍事冀州刺史餘官如故粵以二年歲在庚申正月庚戌朔二十四日癸酉葬於肆盧鄉孝義里乃作銘曰

淼淼長瀾巖巖峻趾就日成德聚星効祉家風未沫世祿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叁

不已於穆夫君一日千里昂昂風氣烈烈霜威進退有度信義無違行高州里聲滿邦畿抗足高鶩理隔奮飛秉塵執鐸南臨北撫肅清邦國折衝壇寓駿足未窮逸翮方舉奄異金石遽同草莽眷言歸奔有嗟臨穴荆棘方生松檟將列千秋萬古光沉影絕陵谷若虧聲芳有晰

唐故朝議郎行忻州司馬柳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 召字真召其先河東人也曾祖慈 銀青光祿

大夫貝州刺史祖仁秀唐朝散大夫睦州司馬父愨朝請大夫辰州都督丕纘昭業皇周之裔恤肩錫羨推賢迭遷公甫年弱冠孝廉擢第贈文藻韜策略屬時寇虐特爲使

司委焉不移良佐復兼防禦副使運良籌整師旅故能卒
乘輯睦少長有禮豈其彼蒼不愁俄然寢疾以乾元二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終於公館春秋六十有五以其月二十
九日權殯於州城西南三里九原崗禮也嗣子鈺次子湜
次子沔孺子漱殮荼茹苦泣血崩心痛厚地而無追愬終
天而永訣嗚呼哀哉其詞曰

蘭芬而摧玉美亦折嗟乎彼蒼喪此賢哲其一躬抱高道
人稱遺愛恨東逝而長歸泣西傾而不再其二

元東巖先生墓誌銘

一金楊慥

先生姓元氏諱德明秀容人唐禮部侍郎次山之後自幼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七

讀書世俗鄙事終其身不挂口爲人誠實樂易洞見肺腑
雖童子以言欺之亦以爲誠然也先大夫歿遺產無幾先
生布衣蔬食處之自若家人不敢以生理累之僮奴有竊
拾東家之棗者立命還之貧人負債則往往令折券以貸
之也累舉不第放浪山水間未嘗一日不飲酒賦詩春秋
四十有八終於家先生作詩不事彫飾清美圓熟無山林
枯槁之氣居東山福田精舍首尾十五年東巖其自號也
有集三卷藏於家銘曰

貪夫徇財智士死名宇宙古今萬轍混并我機弗張我戶
弗扃天宇泰然物莫敢撓飲芳食菲巖岫杳冥玉佩瓊琚

御風泠泠魯山之醕次山之清閱世幾傳猶有典刑邈哉

先生按東巖有集三卷亂離以來凡三失之今存古律詩四十首載中州集

族祖仲美處士墓誌銘

元好問

公諱滋新字仲美弱冠就科舉一不中卽以力田爲業年五十有七終於家距今天子開興壬辰四十年矣初病革沐浴具衣冠子婿郭生者就諸婦取一物將奉公公惡其非禮也而切責之其平生自處爲可見乎爲人寡言言則微雜談諧所居韓嚴五社聚落千餘家里中人日有聚話者公時詣焉山夫谷民性旣鄙樸語又無根蒂每及一事則麤氣叫吼攘臂紛競移時不罷公不能忍必爲解之已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奎

而曰人言田舍翁不通曉果然其人慙而去日久慙者多公至則稍又引去至無一人留語者嘆曰鄉人惡我耶我不復出矣乃敕其子之規之矩凡家之服食器用必取諸左右而足吾甯假人不能假於人也自是人罕見其面婦班氏事公如事長每問公今日欲何所食鼓腹良久曰此腹欲何食乎此腹且欲某食午欲某食晡欲某食家人如言而辨如是三十餘年乃終世衰道喪是非好惡無有當其實其處是非好惡之間者又不能以理自固聞譽而喜聞謗而怒爲一人所軒輊者多矣况一鄉之人乎故嘗論公不合於一鄉將不合於一邑不合於一邑將不合於一

州不合於一州又將不合於天下四方不合於天下四方其耿耿自信者當猶一鄉也羣衆不能易其介一物不能屈其志生而知所以養歿而知所以順古之特立獨行輕世肆志隱居放言之君子如是而止矣歿而不書族黨之過乃追爲之銘嗚呼此先君子之志吾敏之兄欲成之而不及者也銘曰

志必於同同則詭隨且欲異焉是謂自欺理有固然蕩如通達先之以司南無容背馳人取而已遺百從而一違匪直里閭世所罵譏吾甯汨濁流之泥吾甯醜舖餘之醜吾甯反關樂我所知來不爲所招去不爲所麾不屈之高無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矣

貴可幾孰能自信於毀譽失真之後如是之不疑

敏之兄墓誌銘

元好問

兄字敏之諱好古性穎悟讀書能強記務爲無所不闕年二十就科舉時東巖已歿太夫人年在喜懼望其立門戶爲甚切及再試不中意殊不自得又娶婦不諧日致惡語遂以狷介得疾嘗作望月詩有莫倦夜深仍坐待密雲或有暫開時之句或言詩境不開廓非佳語也曰吾得年不能三十境趣能開廓乎未幾歿於貞祐二年三月北兵屠城之禍年二十九矣嗚呼悲哉銘曰

賈傅南州鵬鳥告凶買臣歌謳厄死溝中馮衍幽憂桀婦

是逢子雲自投乃脫歆豐莫難生才百蛇一龍有物妬之
隨以禍攻穹巷抱書薇藿弗充天門九虎十上莫通長勵
之途萬轍一窮斯前人所不免顧獨欲亢吾宗耶

元遺山先生墓誌銘

元郝經

歲丁巳秋九月四日遺山先生卒於獲鹿寓舍十日訃至
經走常山三百里已馬舁歸葬燕文酌酒哭於畫像之前
而已先生與家君同受業於先大父經復逮事先生者有
年義當敘而銘之詩自三百篇以來極於李杜其後纖靡
淫豔怪誕癖澁寢以弛弱遂失其正二百餘年而至蘇黃
振起衰踏益爲瑰奇復於李杜氏金源有國士務決科干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七

祿置詩文不爲其或爲之則羣聚訕笑大以爲異委墜廢
絕百有餘年而先生出焉當德陵之末獨以詩鳴上薄風
雅中規李杜粹然一出於正直配蘇黃氏天才清贍邃婉
高古沉鬱太和力出意外巧縟而不見斧鑿新麗而絕去
浮靡造微而神采燦發雜弄金碧揉飾丹素奇芬異秀洞
蕩心魄看花把酒歌謠跌宕挾幽并之氣高視一世以五
言雅爲正出奇於長句雜言至千五百餘篇爲古樂府不
用古題特出新意以寫怨思者又百篇餘用今題爲樂府
揄揚新聲者又數十百篇皆近古所未有也沐梁亡故老
皆盡先生遂爲一代宗匠以文章伯獨步幾三十年銘天

下功德者盡趨其門有例有法有宗有趣又至百餘首爲杜詩學東坡詩雅錦機詩文自警等集指授學者方吾道壞爛文曜暄昧先生獨能振而鼓之揭光於天俾學者歸仰識詩文之正而傳其命脈繫而不絕其有功於世又大也每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興已所當爲而國史實錄在順天道萬戶張公府乃言於張公使之間奏願爲撰述奏可方闢館爲武安樂夔所沮而止先生曰不可遂令一代之美泯而無聞乃爲中州集百餘卷又爲金源君臣言行錄往來四方采摭遺逸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親爲記錄雖甚醉不忘於是雜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癸

錄近世事至百餘萬言捆束委積塞屋數楹名之曰野史亭書未就而卒嗚呼先生可謂忠矣先生諱好問字裕之太原秀容人系出拓跋魏故姓元氏曾大父春忠顯校尉隰州團練使大父滋善儒林郎銅山府君贈朝列大夫父格顯武將軍鳳翔府路第九處正將兼行隴城縣令騎都尉河南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妣河南縣君張氏先生七歲能詩太原王湯臣稱爲神童年十一從其叔父官於冀州學士路宣叔賞其俊爽教之爲文年十有四其叔父爲陵川令遂從先大父學先大父卽與倡和或者譏其不事舉業先大父言吾正不欲渠爲舉子爾區區一第不足道

也遂令肆意經傳貫串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
爲箕山琴臺等詩趙禮部見之以爲少陵以來無此作也
以書招之於是名震京師目爲元才子登興定五年進士
第不就選往來箕頰間數年而大放厥辭於是家按其什
人嚼其句洋溢於里巷吟諷於道途巍然坡谷復出也初
筮除鎮平令再轉內鄉遂丁艱憂終喪正大中辟中州南
陽令南陽大縣兵民十餘萬帥府令兼鎮撫甚有威惠詔
爲尙書都省掾居無何除左司都事再轉爲中順大夫行
尙書省左司員外郎兼修起居注上騎都尉河南縣開國
子食邑五百戶賜金紫魚袋天興初入翰林知制誥金亡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堯

不仕而卒春秋六十八某年月日葬於秀容之先塋前配
同郡張氏戶部尙書林卿之女再配臨清毛氏權貨司提
舉飛卿之女男三人長曰拊奉直大夫汝州知州兼管諸
軍奧魯勸農事次曰振仕至太原路參佐次曰摠尙書都
省監印女五人長曰真適進士東勝程思溫次嚴女冠詔
爲宮教號浯溪真隱次順早卒次適成和郎大都惠民司
提點太原翟國才次適建德路織染局大使定襄霍繼祖
銘曰

士子賈我爭綴緝僥倖寸祿奔走急以爲詩文作無益糞
壤擲棄明月璧先生卓犖有異識振筆便入蘇黃室開闢

文源翦荆棘大聲復完金玉擊爛漫長醉思盈溢瑞錦秋
花亂堆積險妬護前喘肝臆羣犬舐舐共讒嫉塵埃野馬
爲鬼域遺山巖巖倚天壁國史興喪是吾職義烈不負董
狐筆定襄高寒拓跋國馬鼻歸葬反元宅有書有卷俱未
卒嗚呼先生端可惜嗚呼先生不可得

楊維嶽曰按碑載先生父格隴城令又云叔父陵川令
先生集有望陵川詩自註云此縣先隴城府君舊治則
叔父卽格也格以先生爲嗣蓋令陵川時尙未子之耳
三女順集中有示女珍詩云珠圍翠繞三花樹李白桃
紅一稔春看取元家第三女他年真作魏夫人當作珍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百

爲是四女名柔

戶部侍郎姜公墓誌

明李時勉

公諱濤字伯淵姓姜氏太原之忻州人曾祖原祖彥黼父
唐卿皆不仕公性敏慧自幼輒知以讀書爲事今兵部尙
書靖遠伯王公副憲山西時行部至忻遴民俊補郡弟子
員公在選中年纔十四就學爲文日益有進永樂甲午領
鄉薦明年會試禮部不第卒業太學己亥授同知嘉興府
事嘉興政繁賦重公至佐政有餘力民亦樂之未幾以舊
官代還改河間府宣德壬子河間府以事罷去民數千謁
闕舉公爲郡守朝廷素聞公賢卽日命知河間府事癸丑

以外艱去位民老幼復謁闕懇乞留公上方慎擇守令詔可之奪其情起復正統初元京尹缺廷臣交薦拜順天府尹戊午頒給誥命授通議大夫祖彥黼父唐卿皆贈官如制祖妣陳氏劉氏妣王氏皆贈淑人癸亥進階正議大夫勳資治尹甲子陞戶部左侍郎乙丑奉命督江淮漕運京畿內外倉儲是歲夏得疾還京歿於長安第四月二十三日也上聞而悼之遣官致祭廷臣自公卿下咸往弔哭公生於洪武壬申享年五十有四配劉氏封淑人子男三長實次甯次定女四俱入室王臣宋禮劉逢吉楊甯其婿也實將奉喪歸葬以禮部侍郎侯公所述行實來謁予爲其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三

墓碑文予嘗聞公自嘉興代還時奉命督工口外有舊按察官在役中恐懼前却若無所容蓋嘗與公有宿憾者公召謂曰汝勿怪第往趨汝事愈厚遇之河間民少恆產多以漁採爲生武臣豪右侵奪陂池民不得其利公令曰凡池湖漁葦任民採取占據者執以來由是貧民得遂其生有王同知者以徇私與公不協及公赴召令吏守其家不得出入讒毀百端未幾王死妻子坐事械至京師當遞還送至皆惶懼賄吏毋令公知之吏不敢隱白公公卽召入款延累日資遣之其子謝曰公可謂以德報怨者也京師祀事牲醴諸費皆出於民吏因緣爲奸民被其毒公上請

出天財庫錢以供其費凡三知貢舉一處以公請託不行歿之日家無餘錢幾不能具棺斂嗚呼此可以觀其爲人矣予故書之碑使不知公者於此考焉

翰林院編修楊君松若墓誌銘

國朝 孫嘉淦

太史楊公諱克茂字松若又字樸菴系出關西夫子居忻之永豐里累世耕讀傳家至太公諱宏儒篤學力行教子姪有程式故楊氏多材實由太公之啟迪云太公登康熙甲子賢書後秉鐸沃邑及公而光大其門洵爲克振家聲者矣然予嘗悲公之有志而未逮也公自弱冠遊膠庠試輒冠軍其聲名久爲吾鄉望至康熙癸巳以璧經魁鄉薦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三

而予時亦附驥尾自是親其道範詩書之氣溢於背面殆令人可近而不可狎焉旣而予捷南宮公未第因渴想乎公者逾年及乙未公中式第七名進士選庶常一時羣相謂曰忻郡自遺山而後鮮列詞林者公殆與元公後先輝映矣而公獨不以失悲不以得喜予請謁焉語及天文地理禮樂軍刑無不洞徹源流所著尙書解性理編集歷朝詩賦評雖未及行世而一時藝苑諸公莫不傾心嘆服至所著詩文詞賦亦幾積案盈箱焉要非公之所重也嘗得公二十餘韻有曰性命無所得詩章詎擅場所差在源頭歧路終亡羊又曰剝復惟一念敬誠卽梯航陰陽有變遷

總不失吾常是真有以得濂洛之心源闡關閩之精旨公之所以爲志與公之所以爲學概可知矣孰意德邵而壽不永乙未冬丁郝太孺人艱哀毀骨立致嘔血疾至戊戌服闋授編修遂修文地下予聞訃而悲蓋深痛公之齋志以歿未及展其經綸以黼黻盛世豈天心真忌才哉何奪之速耶雖然顏子早夭而德輝所垂千古爲昭則謂公至今存可也生爲完人歿後流芳又何得以數之修短爲公不幸哉以乙未殿試臚唱二甲 賜進士出身 欽點翰林院庶吉士戊戌考授編修終於康熙五十七年戊戌距生於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得年三十七歲配張孺人子三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三

朝陽岐陽鳴陽以雍正二年甲辰葬於州治二十五里之金橋岡予謹爲之誌而系之銘銘曰

天眷有德胡亦不佑爾名旣成宜永爾壽爾名旣成爾德不朽不啻爾壽

浙江淳安縣知縣楊愚菴先生墓表 趙 旡

嘗讀瀧岡阡表竊嘆歐陽文忠於親何思之切述之詳流連感慕而不忘也是知人子不忘所生雖杖履栝樅猶撫摩愛惜矧德行文章尤表表者乎宜其子孫愴然欲傳於後也謹按先生諱克慧字愚菴恆南先生猶子也幼而失怙不數年太孺人亦辭世先生痛罔極未酬傷心風木勵

志顯揚每於午夜披吟時聲淚俱下人比於晉王裒誦蓼
莪云年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旋餼於庠試輒冠軍顧獨不
安小就痛自刮摩大究六經百家之旨淹貫該洽故爲文
根據儒先體會理要壬午壬辰鄉會闈墨學者口吟手摩
奉爲楷模焉初任大同府儒學教授一以湖州安定新安
紫陽爲宗北邊尙武健而承先生教者舉動皆循循雅飭
士風丕變當事者交口薦譽之雍正元年擢授浙江嘉興
府平湖縣知縣平邑爲浙西名區擅絲稼漁鹽之利而賦
役亦繁於他邑其漕南白糧等色倉收運稅弊竇百端先
生清潔自矢痛革遞運折尖諸夙弊湖民始有起色他若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高

輕課稅抑豪強葺海塘謹洋路種種惠政難以枚舉而漕
政肅清尤爲邑人所感慕以故召父杜母之稱遍九山三
泖如一也嗣移任嚴安府淳安縣知縣大中丞崑圃黃公
語先生曰淳而且安良有司責也爾莅茲土適稱其職矣
及先生莅任政治一倣平邑不畏權勢不受請託疑獄立
判核除兩契一地丁糧千餘金申息訟端循聲尤冠一時
甲辰分校浙闈所拔皆名宿以 覃恩贈其考爲文林郎
妣爲孺人先生曰百里報政一命榮親吾願少慰矣遂解
組告歸居鄉不以仕宦驕人而清正自持惟以講學論文
成就後學爲己任食蔬衣敝陶然也乾隆十九年卒享壽

七十有七葬於里南七峯之原配趙孺人余姑也仁慈恭儉治家有法後先生五年卒享壽八十有三子五人魁一增生元二庠生象三乾隆甲子舉人達四庠生敘五廩生孫某某皆業儒嗚呼余祖若父與先生共文章同仕宦有年余復承先生訓誨謹述梗概揭於墓原俾後世有所考焉

請謚揭

明張疑和

揭爲恭逢易名盛典敬述先臣節行以備採訪彙題用彰孤臣隱德事原任大中大夫光祿寺卿先祖泮以萬曆丙戌進士授知三原縣事初莅任值歲祲關中人相食設法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一

救荒煮粥飼貧計兩年賑過饑民四十五萬三百六十三名用過粟米一千七百六十五石九斗設處過銀一千四百一兩餘當時上臺嘉之有曰賑濟貧民而不搜括富室高出諸郡邑上至其嘉惠學校繩抑豪強剔蠹節費原人悅服至今頌說不衰辛卯入銓曹考功凡入覲諸外吏饋遺概爲謝絕銓政大舉壬辰調文選本年五月終養在籍六年餘忽奉欽依調南京用乙巳起南京戶部再轉南銓稽勳卽辛亥吏部疏奏將起尙寶司少卿其畧云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謂其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也卽中張泮原以循良之吏擢居藻鏡之司清政澄澄履三銓才盈

一載孝思懇懇愛一日不易三公爰自壬辰逮於乙巳計其終養奚啻十年昔苦無因之調今非破格之陞等語奉旨報可先臣具疏乞休因規切時政有曰揆席單匱沈鯉呂坤等人望攸歸擯棄在野仁賢之空虛極矣章奏一切留中議論紛囂不定廉恥喪寵賂開政事之頽隳極矣考選久候不下諫垣六署多空持斧一方者缺年餘而不補法紀之陵替極矣太倉若洗財賦之詘乏極矣夷虜跳梁疆場之蹂躪極矣邊餉逋歛大半三軍枵腹荷戈邊事之弊壞極矣摧稅不罷十室九空閭閻之窮困極矣物怪人妖初見於齊魯繼見於秦晉豫楚之間天心之譴告極矣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真

蝗蝻飛食於東齊瘟疫流行於西土生靈之傷殘極矣草寇竊發揭竿斬木之徒聞風而起民心之思亂極矣一時利弊指陳甚悉當事者屢起竟不出丙辰陞通政司參議奉差冊封上饒順昌兩藩至日冊封畢卽以次日就道本藩以儀帛餽於途三至三卻一介不取戊午陞太僕寺少卿督理西路馬政凡解馬到寺親爲驗視卽令解戶自行丈量寺役不得需索一時人心翕然稱便至舉薦守令有以謝儀至者悉屏絕之曰吾舉賢爲國豈樹私恩乎昔叔向之不見祁奚古人稱之諸公何以謝爲往至罔卿者卽立躋開府先臣狷介自守不與當路通一語是以三推開

府皆以守正失之而先臣恬退自如也時公論噴噴遂轉光祿寺卿值神宗顯皇帝孝端顯皇后光宗貞皇帝升遐共億浩繁復遇哲皇帝冠婚大典錢糧告匱應用不支先臣日夕拮据事事皆親爲稽核本寺廚役計三千餘人有月支米一石者有月支米五斗者先臣悉裁其半以佐國費計每月可得節省米九百餘石本寺與尙膳監爲表裏凡諸食費動稱日用冒破不貲先臣一一清查屢疏奏核內監不得行奸顯皇帝顯皇后耐陵孝靖皇太后啟攢尙膳監票傳沿途站道並搬運黃器五萬件計用麻繩二萬六百餘條該本寺給價銀七百餘兩至日先臣蒙欽遣送

忻州志

卷三十七

藝文上

五

葬朝夕哭臨畢旣親驗膳品細核其數因得繩行冒破之弊具疏彈之上嘉其績禮成賜銀三十兩綵段一表裏光祿寺歲進口米五萬二千餘石收放俱少卿寺丞主之糧解窩戶交結爲奸上白米以其大內之用者皆與中白無異偶當少卿寺丞缺先臣親出收之遂得插和之弊疏正其罪辛酉以遷葬給假疏三上得俞旨家居十餘年一刺不入公門屬纊時檢橐中止有餘金十一兩殯葬不能具囑諸子曰文臣三品者例有祭葬吾受國重恩未有寸功爾曹不得陳請以重吾罪吾每讀今世墓誌銘作者皆言過其實吾恥爲之不願爾曹此舉也但題某官某人之墓

足矣蓋棺一餘年和等無力赴闕陳請是以祭葬贈廕之
典例所應有者竟不得邀榮於身後想台臺當亦聞而憐
之也今恭逢易名盛典公論俟諸當路非子孫所得陳祈
然先臣節行和等不敢飾亦不敢掩也謹據實狀次以備
採訪伏祈廣諮博詢照例題請使後之興者知砥名礪節
之臣雖子孫陵夷亦獲表見於當世不至終湮沒而不稱
也其於維風化俗未必無小補云謹揭

曹寶書觀察傳

科舉以制藝取人自明迄今垂五六百年矣好事者多謂制藝不足取人是薄制藝並薄科舉也不知制藝代聖賢立言言爲心聲自明迄今理學文章韜畧經濟公卿將相天儒循吏忠孝節義莫不出於科舉之中卽莫不出於制藝之中非制藝科舉重人人重制藝科舉耳余持此議已久今觀前忻州牧曹寶書先生益信余前言之不謬也曹公名森字寶書江南上元縣人家貧力學貫通經術爲諸生時制藝已名噪一時道光壬午科成進士以知縣用簽分山西初宰山陰人呼爲曹青天嗣任榆次差繁累重加分

忻州志

補傳

一

以司事侵漁民不勝其擾公親爲釐正事事核實積弊一清至今民猶頌之歷任孝義夏縣渾源應州陽曲解州嗣署大同府所到之處政績燦然而官忻州獨八年善心善教久而益著敦尚儒術優禮寒士舉孝子焦潛修石連城以勵俗復訪求舊舉孝子王侃李友直侯進璋之後餽之書院督課之俾克有成孝廉焦炳照晚年不遇食貧以終公親弔其喪而士氣以振公屢分校鄉闈所取多知名士諄諄訓迪無異師弟於書院諸生亦然故至今多通顯者自奉若寒素不需索於民愛民如子訟牘有可緩者輒予摘釋聽訟務在得情委曲引譬不輕用刑道光己酉夏以

親老乞養致仕時有富室涉訟經年免人與公言之准和將厚贖公曰吾在此猶不名一錢豈將去以此玷終身乎峻却之後任至政尚嚴頗事朴責公阻之曰州民情馴無事束濕爲也每聞呼杖聲輒垂淚掩耳避之瀕行老幼送者擁馬首不得行焚香進卮酒數十里不絕於道公與民相對泣然牽袂不忍舍咸豐三年粵匪寇江南圍金陵公在籍奉委辦團登陴協守不解衣帶十餘日城陷從容就縊死家人同時殉難者六人事聞奉

旨著照知府例

忻州志

補傳

二

賜恤追贈道銜並給雲騎尉世襲 恩騎尉世襲罔替本省建立專祠附祀昭忠祠列入忠烈傳嗚呼公非由制藝科舉起家乎其服官則本於學道愛人其臨難則歸於成仁取義學聖賢之學言聖賢之言 國家以此得賢才學校以此見奇士豈獨爲科舉增輝制藝出色已哉

方戊昌曰余道光辛卯壬辰間從族祖慎之先生讀書金陵清涼山並與世父新甫廣文近支兄雨培別駕相師友其時金陵爲全盛之時公已宦遊三晉閱二十年金陵陸沈慎之先生偕新甫世父兩培兄暨公同時守城殉難又

閱二十餘年余來牧忻州沿丐芳型回思往事不禁南望
而涕泗滂沱也

忻州志

補傳

三

